

不

得

己

此書歛縣布衣楊光先所著楊公於康熙初入京。西洋人  
以天主教煽惑國心為大患明見在二百先安

為 奉朝第一有言

勇一有 闡名教言

功聖學有濟民生之書當時邪不敵正質審明白雖  
湯若望諸人之官殺監良之附教者五人禁中國人習天  
主教可謂重見天日矣乃西洋人財可通神 語不去  
遍賄漢人之有力者暫授楊公為監正必欲 工間隙

置之死地楊公以燭其謀五疏力辭又傷上六畏之差  
之疏情詞剴切部議陰受指使始不准不得已  
職不久即以置齒錯誤坐論大辟蒙 恩旨赦歸中途

為西洋人毒死而後西法復行牢不可拔蓋楊公死於未  
授職之前則無以摘其謬誤而西術不能復興即興亦  
終不能固故設此陷穽以洩其憤而信其奸邪謀之深毒不可  
畏哉然而天主教之不敢公然行中國之民不至公然習天  
主教而盡為各父之君之禽獸者皆楊公之力也正人心  
息邪說蓋子之後一人而已或以愚言為過當請其眼人辨之  
大書於壬寅夏得刻本於吳壽寧處價昂不能購倩友人  
胡子安影抄一本後有竹汀先生手跋記西人購此書而  
焚燬之苟非切中邪謀何以如是也楊公步算非專或則  
以理不以教公已自言之何得為不病書中辨論未必全錄

樹太峻語然瀕異端不得不如此聖人後起亦當許之特拘  
墟小儒眼光如豆不免以此訾議耳 至於辭官請疏意  
擊暢達奸謀早已洞燭意如此其誠見如此其明而猶姑以  
布衣供事終乃就職豈正者實因感激

聖恩而不忍以黨邪疑執政耳假尊崇為傾陷為公來  
宵小害君子者皆闕一途惟

聖主已所不疑吾為楊公痛身為世道人心痛矣

丙午六月元初錢俸跋

戊午六月吳新穎抄

不得已目錄

上卷

小引

請誅邪教狀

與許侍御書

聞邪論上

聞邪論中

聞邪論下

邪教三圍說評

不得已上

正國體呈藁

中星說

選擇議

摘謬十論

附始信錄序并口供

附尊聖學疏  
進呈以上俱經

禮部入格卷清

小引

世間事有不可已而已者計利計害之鄙夫也有可已而不已者暴虎馮河之勇夫也暴虎馮河固為聖人之所不與而計利計害亦非君子之所樂為顧其事之何如爾事當其正雖九死其如飴事或匪正即萬鍾所不屑斯可已不可已之辨而鄙勇二者之失皆可置之不問矣唯於不可已之事而不計利害生死堅其不可已之志以行之迹雖似乎徒搏徒涉而心終為先聖後聖之所亮此不可已之大中正當

不可已者也世道之不替賴士大夫以維之士大夫  
者主持世道者也正三綱守四維主持世道者之事  
士大夫既不主持世道反從而波靡之導萬國為正  
法邪教之苗裔而滅我亘古以來之君親師其事至  
不可已也舉世學人不敢一加糾政邪教之力如此  
重哉三光晦五倫絕矣將盡天下之人昏淪於無父  
無君也是尚可以已乎此而可已孰不可已斯光先  
之所以不得已也較子輿氏之辯其心傷其情迫何  
利害之足計搏涉之云徒哉故題其書曰不得已



江南徽州府歙縣民楊光先年六十八歲

告爲職官謀叛

本國造傳妖書惑衆邪教布黨京省邀結天下人心逆  
形已成厝火可慮請乞蚤除以消伏戎事竊惟一家  
有一家之父子一國有一國之君臣不父其父而認  
他人之父以爲父是爲賊子不君其君而認海外之  
君以爲君是爲亂臣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況污  
辱

君親毀滅

不得已上

先聖安可置之不討西洋人湯若望本如德亞國謀反  
正法賊首耶蘇遺孽明季不奉彼國朝貢私渡來京  
邪臣徐光啓貪其奇巧器物不以海律禁逐反薦於  
朝假以修歷爲名陰行邪教延至今日逆謀漸張令  
歷官李祖白造天學傳纂妖書謂東西萬國皆是邪  
教之子孫來中夏者爲伏羲氏六經四書盡是邪教  
之法語微言豈非明背

本國明從他國乎如此妖書罪在不教主謀者湯若望  
求序者利再可作序者許之漸傳用者南敦伯安景

明潘進孝許謙又布邪黨於濟南淮安揚州鎮江江  
寧蘇州常熟上海杭州金華蘭谿福州建寧延平汀  
州南昌建昌贛州廣州桂林重慶保寧武昌西安太  
原絳州開封並京師共三十堂香山嶽盈萬人踞  
爲巢穴接渡海上往來若望借歷法以藏身

### 金門窺伺

朝廷機密若非內勾外連謀爲不軌何故布黨於  
京省要害之地傳妖書以惑天下之人且於時憲歷  
面敢書依西洋新法五字暗竊正朔之權以尊西洋

明白示天下以

大清奉西洋之正朔毀滅我

國聖教惟有天教獨尊目今僧道香會奉

旨嚴革彼獨敢抗

朝廷每堂每年六十餘會每會收徒二三十人各給金牌繡袋以爲憑驗光先不敢信以爲實乃託血親江廣假投彼教果給金牌一面繡袋一枚妖書一本會期一張証二十年來收徒百萬散在天下意欲何爲種種逆謀非一朝夕若不速行剪除實爲養虎貽患

雖

大清之兵強馬壯不足慮一小醜苟至變作然後勤平生靈已遭塗炭莫若除於未見更免勞師費財伏讀大清律謀叛妖書二條正與若望祖白等所犯相合事關萬古綱常憤無一人請討布衣不惜齏粉効忠歷代君親謹將天學傳纂妖書一本邪教圖說三張金牌一面繡袋一枚會期一張順治十八年漢字黃曆一本並光先正國體呈藁一本與許之漸書藁一本

具告

才得已

禮部叩密

題叅依律正法告

禮部正堂 施行

康熙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告本日具疏

題叅堂司官親帶光先至

左闕門引

奏隨令滿丁十二名將光先看守在祠祭司土地祠

八月初五日

密旨下部會吏部同審

初六日會審湯若望等一日初七日放楊光先寧家

寧家寧作富

與許青嶼侍御書

新安布衣楊光先稽首頓首上書侍御青翁許老先  
生大人臺下士君子搦七寸管自附於作者之林卽  
有立言之責非可苟然而已也毋論大文小文一必  
祖堯舜法周孔合於聖人之道始足幟樹文壇價高  
瓊琬方稱立言之職苟不察其人之邪正理之有無  
言之真妄而繁以至德要道許之在受者足爲護身  
之符而與者卒有比匪之禍不特爲立言之累且併  
德與功而俱敗矣斯立言者之不可以不慎也吾家

老不曉事豈不可以爲鑒哉茲天主教門人李祖白

者著天學傳繫一卷其言曰天主上帝開闢乾坤而

生初人男女各一初人子孫聚居如德亞國此外東

西南北並無人居依此說則東西萬國當是時事一

主奉一教紛歧邪說無自而生其後生齒日繁散走

遑遑而大東大西有人之始其時畧同祖白此說則

君臣百姓盡是邪教之子考之史冊推以歷年試問

孫祖白之瞻信可也天矣是如德亞之史冊乎如謂

此史冊是中夏之史冊乎是如德亞之史冊乎如謂

是中夏之史冊則一部二十一史無有如德亞天主

教六字如謂是如德亞之史冊祖白中夏人何以得

讀如德亞之史必祖白臣事彼國輸中國之情尊如



德亞爲君中夏爲臣故有史冊歷年之論不然我東  
彼西相距九萬里安有同文之史冊哉謀背本國明  
從他國應得何在中國爲伏羲氏謂我伏羲是天主  
罪請祖白自定耶教教之子孫豈非賣  
君作子以父事耶教即非伏羲亦必先伏羲不遠爲  
祖白之頭可斬也非伏羲亦必先伏羲不遠爲  
中國有人之始伏羲以前有盤古三皇天皇氏已有  
一千九百三十七萬九千四百六十年爲天官家中  
積分歷元祖白歷官不知歷元之數而謂伏羲以前  
中夏無人豈止於惑世誣民已哉此中國之初人實  
欺天罔人之罪祖白安所逃乎此中國之初人實  
如德亞之苗裔伏羲是如德亞之苗裔則五帝三王  
認邪教作祖置盤古三皇親祖宗於何地即寸斬祖  
白豈足以盡其無君無父之辜以中夏之人而認西  
洋之邪教作祖真雜種也自西徂東天學固其所懷  
上天何故而生此人哉自西徂東天學固其所懷

來也生長子孫家傳戶習此時此學之在中夏必倍

昌明於今之世矣

伏羲時天主教之學既在我中夏家傳戶習且倍昌明於今之世必

其書有存者自有書契至今絕無天主教之文祖白無端倡此妖言出自何典不知祖白是何等心竅

國家有法必剖祖白之胸探其心以視之延至唐虞下迄三代君臣告誡

於朝聖賢垂訓於後往往呼天稱帝以相警勵夫有

所受之也豈偶然哉以二典三謨六經四書之天帝為受之邪教之學誣天非聖極

已即岐祖白之肉寢祖白之其見之書曰昭受上帝皮猶不足以泄斯言之恨

天其申命用休引書九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詩引

一百一十言魯論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引論語二中庸

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引仲庸孟子曰樂天者  
保天下引孟子五凡此諸文何莫非天學之微言法  
語乎往時利瑪竇引用中夏之聖經賢傳以文飾其  
之法語教今祖白徑謂中夏之聖經賢傳是受耶教  
之罪可勝誅乎審是則中國之教無先天學者無  
天學則先聖先賢皆耶教之後學矣凡百君子讀  
至此而不痛哭流涕與之共戴天者必非人也噫  
小人而無忌憚亦至此哉不思我

大清今日之天下即三皇五帝之天下也接三皇五帝  
之正統

大清之

太祖

太宗

世祖

今上也接周公孔子之道統

大清之

輔相師儒也祖白謂歷代之聖君聖臣是邪教之苗裔六經四書是邪教之微言將何以分別我

大清之君臣而不爲邪教之苗裔乎祖白之胆何大也  
世祖碑天主教之文有曰夫朕所服膺者堯舜周孔之道

所講求者精一執中之理至於玄筴貝文所稱道德標  
嚴諸書雖嘗涉獵而旨趣茫然况西洋之書天主之教  
朕素未覽閱爲能知其說哉

大哉聖謨真千萬世道統之正脉後雖有聖人弗能駕

世祖斯文而上之也蓋祖白之心大不滿

世祖之法堯舜尊周孔故著天學傳繫以闢我

世祖而欲專顯天主之教也以臣抗君豈非明背本國明

從他國乎而弁其端者曰康熙三年歲在甲辰春王

正月柱下史毘陵許之漸敬題噫吁戲異乎哉許先

生而爲此耶學士大夫如徐光啟李之藻李天經馮  
應京樊良樞者若而人爲天主教作序多矣或序其  
歷法或序其儀器或序其算數至進呈書像一書則  
罔有序之者實湯若望自序之可見徐李諸人猶知  
不敢公然得罪名教也若望之爲書也曰男女各一  
以爲人類之初祖未敢斥言覆載之內盡是其教之  
子孫君子直以妄目之而已矣祖白之爲書也盡我  
大清而如德亞之矣盡我

大清及古先聖帝聖師聖臣而邪教苗裔之矣盡我歷

代先聖之聖經賢傳而邪教緒餘之矣豈止於妄而  
已哉實欲挾

大清之人盡叛

大清而從邪教是率天下無

君無父也而先生序之曰二氏終其身於君臣父子而  
莫識其所爲天卽儒者或不能無弊噫是何言也二  
氏供奉

皇帝龍牌是識君臣經言齊千辟支佛不如孝堂上二  
親是識父子况吾儒以五倫立教乎唯天主耶蘇謀

反於其國正法釘死是莫識君臣耶蘇之母瑪利亞  
有夫名若瑟而曰耶蘇不由父生及皈依彼教人不  
得供奉祖父神主是莫識父子先生及以二氏之識  
君臣父子者謂之爲莫識君臣父子以耶蘇之莫識  
君臣父子者謂之爲識君臣父子何刺謬也儒者有  
弊是先聖乎先賢乎後學乎不姑明指其人與衆攻  
之如無其人不宣作此非聖之文自毀周孔之教也  
楊墨之害道也不過曰爲我兼愛而孟子亟距之曰  
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傳纂之害道也苗裔



我君臣學徒我周孔祖白之意若曰孔子之道不息  
天主之教不著孟子之距恐人至於無父無君祖白  
之著恐人至於有父有君而先生爲祖白作序是距  
孔孟矣遵祖白矣儒者不能無弊先生自道之意  
者先生或非

大清國之產乎或非

大清國之科目乎胡爲而爲邪教序此非聖之書發此  
非聖之言也先生過矣尋復思之是非先生之筆也  
何以明之先生讀書知是字發身庠序爲名進士筮

仕爲名御史其於聖人之道幼學壯行熟矣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先生之所素定也者肯屑爲此非聖妖書之序哉或者彼邪教人之謀以先生乃

朝廷執法近臣又有文名得先生之序以標斯書使天下人咸曰許侍御有序則吾中夏人信爲天主教之苗裔勿疑矣妖言惑衆有魚腹天書之成效故託先生之名爲之序旣足以搖動天下人之心更足爲邪教之証據於將來也必非先生之筆也不然或先

生之門人慕容弗體先生敬慎名教之素心假借先生之文以射自鳴鐘等諸竒器必非先生之筆也再不然近世應酬詩文習爲故套有求者率令床頭捉刀人給之主者絕弗經心不必見其文讀其書也况先生戴星趨

朝出卽入臺治事退食又接見賢士大夫論議致君澤民之術奚暇讀其書哉使先生誠得讀其書見我伏羲氏以至今日之君臣士庶盡辱爲邪教之子孫六經四書盡辱爲邪教之餘論當必髮豎皆裂擲而抵

其書於地之不登尚肯爲之序乎此光先之所以始  
終爲必非先生之筆也光先之闢邪論距西集殺青  
五六年矣印行已五千餘部朝野多謬許之而先生  
獨若未之見若未之聞豈於非聖之書及悅目乎必  
不然矣於此愈信必非先生之筆也雖然光先能信  
必非先生之筆有位君子能信必非先生之筆天下  
學人能信必非先生之筆但此序出未二月業已傳  
遍長安非先生之筆而先生不亟正之恐後之人未  
必能如先先能如今日之有位君子能如今日之天

下學人能信必非先生之筆也得罪名教雖有孝子  
慈孫豈能爲先生諱哉猶之乎光先今日之呼吾家  
老不曉事也先生當思所以處此矣天主耶穌謀反  
於如德亞事露正法同二盜釘死十字架上是與衆  
棄之也有若望之進呈書像可據然則天主耶穌者  
乃彼國之大賊首其教必爲彼國之所厲禁與中夏  
之白蓮聞香諸邪實同在彼國則爲大罪人來我國  
則爲大聖人且謂我爲彼教之苗裔而弗知辱謂我  
爲彼教之後學而弗知惡使如德亞之主臣聞之寧

不啻我中夏之士大夫無心知無目識乎先生雖未嘗爲之序而序實有先生之名先生能晏然已乎以謀反之遺孽行謀反之邪教開堂於京師宣武門之內東華門之東阜城門之西山東之濟南江南之淮安揚州鎮江江寧蘇州常熟上海浙之杭州金華蘭谿閩之福州建寧延平汀州江右之南昌建昌贛州東粵之廣州西粵之桂林蜀之重慶保寧楚之武昌秦之西安晉之太原絳州豫之開封凡三十窟穴而廣東之香山嶼盈萬人盤踞其間成一大都會以暗

地送往迎來若望藉歷法以藏身金門而綦布邪教  
之黨羽於

大清京師十二省要害之地其意欲何爲乎明網之所  
以不紐者以廢前王之法爾律嚴通海泄漏徐光啟  
以歷法薦利瑪竇等於朝以數萬里不朝貢之人來  
而弗識其所從來去而弗究其所從去行不監押之  
正止不關防之十五直省之山川形勢兵馬錢糧靡不  
收歸圖籍而弗之禁古今有此既待外國人之政否  
大清因明之待西洋如此遂成習矣不察伏戎於莽萬

一竊發先生將用何術以謝此一序乎時憲歷面書  
依西洋新法五字光先謂其暗竊正朔之尊以予西  
洋而明白示天下以

大清奉西洋之正朔其器具呈爭之今謂伏羲是彼教  
之苗裔六經是彼教之微言而依西洋新法五字豈  
非奉彼教正朔之實據明驗乎惑象之妖書已明刊  
印傳播策應之邪黨已分布各省咽喉結交士夫以  
爲羽翼煽誘小人以爲爪牙收拾我天下之人心從  
之者如水之就下



朝廷不知其故羣工畏勢不言養虎卧内識者以為深  
憂而先生不效賈生之痛哭尚反為其作序以諛之  
乎光先抱杞憂者六年矣懷書

君門抑不得通惟付之筆伐口誅以冀有位者之

上聞先生乃

聖門賢達

天子諫臣不比光先之無官守言責執典章以聲罪致  
討竇先生學術之所當盡職分之所當為者况有身  
後之累之一序乎光先與先生素未謀面而輒敢以

書唐突先生者為天下古今萬國君臣士庶之祖福

衛為古先聖人之聖經賢傳衛為天下生靈將來之禍亂衛匪得已也請先生速鳴攻之之鼓以保立言之全名以消身後之隱禍斯光先之所以為先生計非請讓先生也幸先生亟圖之知我罪我惟先生所

命主臣主臣

康熙甲辰三月二十五日光先再頓首面投

闢邪論上

聖人之教乎實無竒一涉高竒卽歸怪異揚墨之所  
以爲異端者以其持理之偏而不執於中正故爲聖  
賢之所距矧其人其學不敢望揚墨之萬一而怪僻  
妄誕莫與比倫羣謀不軌以死於法乃妄自以爲冒  
覆宇宙之聖人而欲以其道教化於天下萬國不有  
所以送之愚民易惑於邪則遺禍將來定非渺小此  
主持世道者他日之憂也故不憚繁冗據其說以闢  
之明萬歷中西洋人利瑪竇與其徒湯若望羅雅谷

奉其所謂天主教以來中夏其所事之像名曰耶蘇  
手執一圓象問爲何物則曰天問天何以持於耶蘇  
之手則曰天不能自成其爲天如萬有之不能自成  
其爲萬有必有造之者而後成天主爲萬有之初有  
其有無元而爲萬有元超形與聲不落見聞乃從實  
無造成實有不需材料器其時曰先造無量數元神  
無形之體次及造人其造人也必先造天地品彙諸  
物以爲覆載安養之需故先造天造地造飛走鱗介  
種植等類乃始造人男女各一男名亞當女名厄穰

以爲人類之初。祖天爲有始。天主爲無始。有始生於  
無始。故稱天主焉。次造天堂以福事天主者之靈魂。  
造地獄以苦不事天主者之靈魂。人有罪。應入地獄  
者。哀悔於耶穌之前。並祈耶穌之母。以轉達於天主。  
卽赦其人之罪。靈魂亦得升於天堂。惟諸佛爲魔鬼  
在地獄中。永不得出。問耶穌爲誰。曰卽天主。問天主  
主宰天地萬物者。也。何爲下生人世。曰天主憫亞當  
造罪禍<sub>禍</sub>延世。世曾許躬自降生。救贖於五千年中。  
或遣天神下告。或託前知之口。代傳降生在世事蹟。

預題其端載之國史降生期至天神報童女瑪利亞  
胎孕天主瑪利亞怡然允從遂生子名曰耶蘇故瑪  
利亞爲天主之母童身尚猶未壞問耶蘇生於何代  
何時曰生於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噫荒唐怪誕亦  
至此哉夫天二氣之所結撰而成非有所造而成者  
也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時行而物生  
二氣之良能也天設爲天主之所造則天亦塊然無  
知之物矣焉能生萬有哉天主雖神實二氣中之一  
氣以二氣中之一氣而謂能造生萬有之二氣於理

通乎無始之名竊吾儒無極而生太極之說無極生  
太極言理而不言事苟以事言則六合之外聖人存  
而不論論則涉於誕矣夫子之不語怪力亂神政爲  
此也而所謂無始者無其始也有無始則必有生無  
始者之無無始有生無始者之無無始則必又有生  
無無始者之無無無始而上之曷有窮極而無始  
亦不得名天主矣誤以無始爲天主則天主屬無而  
不得言有真以耶穌爲天主則天主亦人中之人更  
不得名天主也設天果有天主則覆載之內四海萬

國無一而非天主之所宰制必無獨立如德亞一國之理獨立一國豈得稱天主哉既稱天主則天上地下四海萬國物類甚多皆待天主宰制天主下生二十三年誰代主宰其事天地既無主宰則天亦不運行地亦不長養人亦不生死物亦不蕃茂而萬類不幾息矣天主欲救亞當胡不下生於造天之初乃生於漢之元壽庚申元壽庚申距

今上順治己亥纔一千六百六十年爾而開闢甲子至明天啟癸亥以暨於合合計一千九百三十七萬九



千四百九十六年此黃帝太乙所紀從來之歷元匪  
無根據之說太古洪荒都不具論而天皇氏有千支  
之名伏羲紀元癸未則伏羲以前已有甲子明矣孔  
子刪書斷自唐虞而堯以甲辰紀元堯甲辰距漢哀  
庚申計二千三百五十七年若耶蘇卽是天主則漢  
哀以前盡是無天之日世界第不知堯之欽若者何事  
舜之察齊者何物也若天主卽是耶蘇孰抱持之而  
內於瑪利亞之腹齊諧之志怪未有若此之無稽也  
男女構精萬物化生人道之常經也有父有母人子

不失之辱有母無父人子反失之榮四生中惟濕生  
無父母胎卵化俱有父母有母而無父恐不可以爲  
訓於彼國况可聞之天下萬國乎世間惟禽獸知母  
而不知父想彼教盡不知父乎不然何奉無父之鬼  
如此其尊也尊無父之子爲聖人實爲無夫之女開  
一方便法門矣瑪利亞既生耶蘇更不當言童身未  
壞而孕胎何事豈童女怡然之所允從且童身不童  
身誰實驗之禮內言不出公庭不言婦女所以明恥  
也母之童身卽禽獸不忍出諸口而號爲聖人者反

忍出諸口而其徒反忍鳴之天下萬國乎耶蘇之師  
弟禽獸之不若矣童身二字本以飾無父之嫌不知  
欲蓋而彌彰也天堂地獄釋氏以神道設教勸怵愚  
夫愚婦非真有天堂地獄也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  
降之百殃百祥百殃即現世之天堂地獄而被教則  
鑿然有天堂地獄在於上下奉之者升之天堂不奉  
之者墮之地獄誠然則天主乃一邀人媚事之小人  
爾奚堪主宰天地哉使奉者皆善人不奉者皆惡人  
猶可言也苟奉者皆惡人不奉者皆善人抑將顛倒

善惡而不恤乎釋氏之懺悔卽顏子不二過之學未嘗言罪盡消也而彼教則哀求耶蘇之母子卽赦其罪而升之於天堂是好盜詐僞皆可以爲天人而天堂實一大逋逃藪矣拾釋氏之唾餘而謂佛隨地獄中永不得出無非滿腔忌嫉以騰妬婦之口如真爲世道計則著至大至正之論如吾夫子正心誠意之學以修身齊家爲體治國平天下爲用不期人尊而人自尊之奈何闢釋氏之非而自樹妖邪之教也其最不經者未降生前將降生事蹟豫載國史夫史以

傳信也安有史而書天神下告未來之事者哉從來  
妖人之惑衆不有所藉託不足以傾愚民之心如社  
火狐鳴魚腹天書石人一眼之類而曰史者愚民不  
識真偽咸曰信真天主也非然何國史先載之耶觀  
蓋法氏之見耶蘇頻行靈蹟人心翕從其忌蓋甚之  
語則知耶蘇之聚衆謀爲不軌矣官忌而民告發非  
及而何耶蘇知不能免恐城中信從者多盡被拘執  
傍晚出城入山園中跪禱被執之後衆加耶蘇以僭  
王之恥取王者絳色蔽衣披之織剛刺爲冕以加其

不得已上

首且重擊之又納杖於耶蘇之手比之執權者焉爲  
爲跪拜以恣戲侮審刑官比辣多計釋之而不可得  
姑聽衆捷以洩其恨令體傷剝卒釘死於十字架上  
觀此則耶蘇爲謀反之渠魁事露正法明矣而其徒  
邪心未革故爲三日復生之說以愚彼國之愚民不  
謂中夏之人竟不察其事之有無理之邪正而亦信  
之飯之其愚抑更甚也夫人心翕從衆衆之蹟也被  
人首告機事之敗也知難之至無所逃罪也恐衆被  
拘多口之供也傍脫出城乘天之黑也入山園中逃

形之深也跪禱於天祈神之佑也被以王者之衮冕  
戲遂其平日之願也僞爲跪拜戲其今日得爲王也  
象捷洩恨洩其惑人之恨也釘死十字架上正國法  
快人心也其徒諱言謀反而謀反之真贓實蹟無一  
不自供招於進呈書像說中十字架上之釘死政現  
世之劍樹地獄而云佛在地獄何所據哉且十字架  
何物也以中夏之刑具考之實凌遲重犯之木驢子  
爾彼教者令門上堂中俱供十字架是耶穌之弟  
子無家不供數木驢子矣其可乎天主造人當造威

德至善之人以爲人類之初祖猶恐後人之不善繼  
述何造一驕傲爲惡之亞當致子孫世世受禍是造  
人之人貽謀先不滅矣天主下生救之宜興禮樂行  
仁義以登天下之人於春臺其或庶幾乃不識其大  
而好行小惠惟以瘳人之疾生人之死履海幻食天  
堂地獄爲事不但不能救其雲初而身且陷於大戮  
造天之主如是哉及事敗之後不安義命跪禱於天  
而妖人之真形不覺畢露夫跪禱禱於天也天上之  
神孰有尊於天主者哉孰敢受其跪孰敢受其禱以



天主而跪禱則必非天主明矣按耶蘇之釘死實壬辰歲三月二十二日而云天地人物俱證其爲天主天則望日食既下界大暗地則萬國震動夫天無二日望日食既下界大暗則天下萬國宜無一國不共睹者日有食之春秋必書况望日之食乎考之漢史光武建武八年壬辰四月十五日無日食之異豈非天醜妖人之惡使之自造一謊以自證其謊乎連篇累牘辯駁其非總弗若耶蘇跪禱於天則知耶蘇之非天主痛快斬截真爲照妖之神鏡也一語允堪破

的而必俟數千言者蓋其刊布之書多竊中夏之語  
言文字曲文其妖邪之說無非彼教金多不難招致  
中夏不得志之人而代爲之創潤使後之人第見其  
粉飾之諸書不見其原來之邪本如其華而不知其  
實誤落彼雲霧之中而陷身於不義故不得不反復  
辯論以直擣其中堅世有觀耶蘇教書之君子先覽  
其進呈書像及蒙引日課三書後雖有千經萬論必  
不屑一寓目矣邪教之妖書妖言君子自能辨之而  
世有不及知之無狀真有不與同中國者誠舉以告

夫天下之學人焉今日之天主堂卽當年之首善書院也若望秉魏璫之煥奪而有之歟

大成至聖先師孔子之木主踐於糞穢之內言之能不令人眦欲裂乎此司馬馮元颺之所以切齒痛心向人涕泣而不共戴天者也讀孔氏書者可毋一動念哉邪說跛行懼其日滋不有聖人何能止息孟子之距楊墨惡其充塞仁義也天主之教豈特充塞仁義已哉禹平水土功在萬世先儒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以其距楊墨也茲欲距耶蘇息邪教正人心塞亂

源不能不仰望於

主持世道之聖人云韓愈有言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

廬

吾於耶蘇之教亦然時

順治己亥仲夏望日新安布衣楊光先長公氏著

闢邪論中

聖人學問之枉功祇一窮理以幾於道不能於理之外又穿鑿一理以爲高也故其言中正平常不爲高遠奇時之論學人終世法之終世不能及焉此中庸之所以鮮能也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恃其給捷之口便佞之才不識推原事物之理性情之正惟以辯博爲聖瑰異爲賢罔恤悖理叛道割裂墳典之文而支離之譬如猩猩鸚鵡雖能人言然實不免其爲禽獸也利瑪竇欲尊耶穌爲天主首出於萬國聖人

之上而最尊之。歷引中夏六經之上帝而斷章以證其爲天主曰：天主乃古經書所稱之上帝。吾國天主卽華言上帝也。蒼蒼之天乃上帝之所役使者。或東或西無頭無腹無手無足。未可爲尊。况於下地。乃象足之所踏踐污穢之所歸安。有可尊之勢。是天地皆不足尊矣。如斯立論。豈非能人言之禽獸哉。夫天萬事萬物萬理之大宗也。理立而氣具焉。氣具而數生焉。數生而象形焉。天爲有形之理。理爲無形之天形。極而理見焉。此天之所以卽理也。天函萬事萬物理。

亦函萬事萬物故推原太極者惟言理焉理之外更無所謂理即天之外更無所謂天也易之爲書言理之書也理氣數象備焉乾之卦乾元亨利貞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夫元者理也資始萬物資理以爲氣之始資氣以爲數之始資數以爲象之始象形而理自見焉故曰乃統天程傳乾天也專言之則道也分言之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此分合之說未嘗主於分而不言合也專者體也分者用也

言分之用而專之體自在矣天主教之論議行爲純  
乎功用竇程子之所謂鬼神何得擅言主宰朱子云  
乾元是天之性如人之精神豈可謂人自是人精神  
自是精神耶觀此則天不可言自是天帝不可言自  
是帝也萬物所尊者惟天人所尊者惟帝人舉頭見  
天故以上帝稱天焉非天之上又有一帝也書云欽  
若昊天惟天降灾祥在德與天叙天秩天命天討詩  
云畏天之威天鑒在茲皆言天也上帝是皇昭事上  
帝言敬天也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言不敢逆天也惟



皇上帝降衷下民衷者理也言天賦民以理也禮云  
天子親耕築盛秬鬯以事上帝言順天時重農事也  
凡此皆稱上帝以尊天也非天自天而上帝自上帝  
也讀書者毋以辭害意焉全謂天爲上帝之役使不  
識古先聖人何以稱人君爲天子而以役使之賤比  
之爲君之父哉以父人君之天爲役使之賤無怪乎  
令飯其教者必毀天地君親師之牌位而不供奉也  
不尊天地以其無頭腹手足踏踐汙穢而賤之也不  
尊君以其爲役使者之子而輕之也不尊親以耶蘇

之無父也天地君親尚如此又何有於師哉此宣聖  
水主之所以遭其毀也乾坤俱汨五倫盡廢非天主  
教之聖人學問斷不至此宜其誇詡自西徂東諸大  
邦國咸習守之而非一人一家一國之道也吁嘻異  
乎哉自有天地以來未聞聖人而率天下之人於無  
父無君者也諸大邦國苟聞此道則諸大邦國皆禽  
獸矣而况習守之哉夫不尊天地而尊上帝猶可言  
也尊耶穌爲上帝則不可言也極而至於尊凡民爲  
聖人爲上帝猶可言也胡遽至於尊正法之罪犯爲

聖人爲上帝則不可言也古今有聖人而正法者否  
上帝而正法吾未之前聞也所謂天主者主宰天地  
萬物者也能主宰天地萬物而不能主宰一身之考  
終則天主之爲上帝可知矣彼教諸書於耶穌之正  
法不言其釘死者何事第云救世功畢復昇歸天其  
於聖人易簣之大事亦太草草矣夫吾所謂功者一  
言而澤被蒼生一事而恩施萬世若稷之播百穀契  
之明人倫大禹之平水土周公之制禮樂孔子之法  
堯舜孟子之距楊墨斯救世之功也耶蘇有一於是

乎如以瘳人之病生人之死爲功此大幻術者之事  
非主宰天地萬物者之事也苟以此爲功則何如不  
令人病不令人死其功不更大哉夫旣主宰人病人  
死忽又主宰人瘳人生其無主宰已甚尚安敢言功  
乎故祇以救世功畢復昇歸天八字結之絕不言畢  
者何功功者何救蓋亦自知其辭之難措而不覺其  
筆之難下也以正法之釘死而云救世功畢復昇歸  
天則凡世間凌遲斬絞之重犯皆可援此八字爲絕  
妙好辭之行狀矣妖書妖言悖理及道豈可一日容

於中夏哉

關邪論下

詳閱利瑪竇開明天主教諸書之論議竇西域七十  
二種旁門之下九十六種邪魔之一其詆毀釋氏欲  
駕而上之此其恒情原不足爲輕重利瑪竇之來中  
夏並老氏而排之士君子見其排斥二氏也以爲吾  
儒之流亞故交讚之援引之竟忘其議論之邪僻而  
不覺其教之爲邪魔也且其書止載耶穌救世功畢  
復昇歸天而不言其死於法故舉世縉紳皆爲其欺  
蔽此利瑪竇之所以爲大姦也其徒湯若望之知識

卑闇於利瑪竇乃將耶穌之情事於進呈書像中如  
盤託出予始得卽其書以闢之豈有彼國正法之罪  
犯而來中夏爲造天之聖人其孩孺我中夏人爲何  
如也耶穌得爲聖人則漢之黃巾明之白蓮皆可稱  
聖人矣耶穌旣釘死十字架上則其教必爲彼國之  
所禁以彼國所禁之教而欲行之中夏是行其所犯  
之惡矣其衷詎可測哉若望之流開堂於江寧錢塘  
閩粵實繁有徒呼朋引類往來海上天下之人知愛  
其器具之精工而忽其私渡之干禁是愛虎豹之文

皮而豢之卧榻之內忘其能噬人矣夫國之有封疆  
關之有盤詰所以防外伺杜內洩也無國不然今禁  
令不立而西洋人之集中夏者行不知其遵水遵陸  
止不知其所作所爲惟以精工奇巧之器鼓動士大  
夫天堂地獄之說煽惑我愚民凡販之者必令粘一  
十字架於門上安知其非左道之暗號乎世方以其  
器之精巧而愛之吾政以其器之精巧而懼之也輸  
之攻墨之守豈拙人之所能哉非我族類其心必殊  
不謀爲不軌於彼國我亦不可弛其防範况曾爲不



軌於彼國乎茲滿漢一家蒙古咸因出入關隘猶憑  
符信以行而西洋人之往來反得自如而無譏察吾  
不敢以爲政體之是也正人必不奉邪教而奉邪教  
者必非正人以不正之人行不正之教居於內地爲  
國顯官國之情勢保毋不外輸乎人無遠慮必有近  
憂謀國君子毋以其親暱而玩視之也彼教之大規  
行教之人則不婚不宦者湯若望之不婚則比頑童  
矣不宦則通政使食正二品俸俸加二級掌欽天監  
印矣行教而叛教業已不守彼國之法安能必其守

大清之法哉詩云相彼雨雪先集維霰依西洋新法五  
字不可謂非先集之霰也陽和布氣鷹化爲鳩識者  
猶惡其眼予蓋惡其眼云懷書

君門柳不得違故著斯論以表天主教之隱禍有如此  
寧使今日嘗予爲娼婦不可他日神予爲前知也論  
甫刻成客有向予言利瑪竇於萬曆時陰召其徒以  
貿易爲名舳舻舐尾集廣東之香山澳中建城一十  
六座守臣懼請設香山叅將增兵以資彈壓然彼衆  
日多漸不可制天啟中臺省始以爲言降嚴旨撫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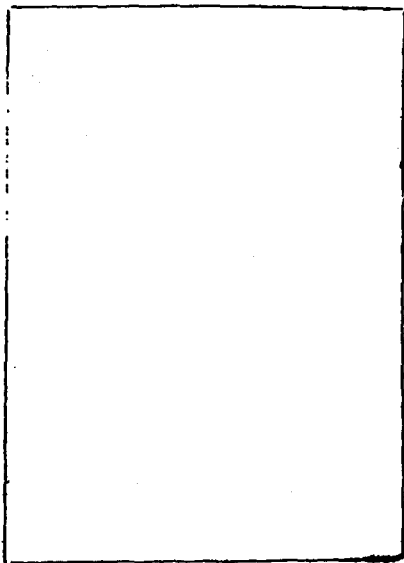
何士晉廉潔剛果督全粵兵毀其城驅其衆二三十年之禍一旦盡消此往事之可鑒也今若望請召彼教人來治厯得毋借題爲復踞澳之端乎彼國距中夏十萬里往返必須十年而三月卽至是不在彼國而在中國明矣不知其人於何年春何旨安插何地方也如無旨安插則私越之干禁有官守言責之大君子可無半語一詰之哉茲海氛未靖譏察當嚴廟堂之上宜周巽飭之畫毋更揖盜自詒後日之憂也續因所聞補贅論末夏國大君子鑒之

臨湯若望進呈圖像說

上許先生書後追悔著闢邪論時未將湯若望刻印  
國人擁戴耶蘇及國法釘死耶蘇之圖像刊附論首  
俾天下人盡見耶蘇之死於典刑不但士大夫不肯  
爲其作序卽小人亦不屑歸其教矣若望之進呈書  
像共書六十四張爲圖四十有二一圖系一說於左  
方茲弗克具載止摹擁戴耶蘇及釘架立架三圖三  
說與天下共見耶蘇乃謀反正法之賊首非安分守  
法之良民也圖說附於左方

天 主 耶 蘇 返 都 像

第 二 十 八 圖



湯若望曰耶蘇出行教久知難期之漸迫也旋反都  
城就之從來徒行惟此入都則跨一驢且都人望耶  
蘇如渴聞其至也無貴賤大小傾城出迎有以衣履  
地弗使驢足沾塵者有折枝擁導者前後左右羣讚  
其為天主無間也噫是蓋有二意焉一少顯尊貴之  
貴所以取死  
相於受難之前以見受難實為天主一借此重責五  
言前未造者果受其惡三日後變心者懼王法悔前非也  
日後有變心附惡者若曰爾所隨聲附惡以相傾陷  
者非即爾前日歡迎入城讚為天主者乎

楊子曰此湯若望自招天主耶蘇是謀反之口供

耶蘇方釘刑架像

第四十二圖



若望曰其釘十字架也左右手各一釘二足共一釘  
有二盜在獄未決者今亦取出釘之以等耶蘇於盜  
爲大辱云

楊子曰犯人畫招已畢此真所謂不刑而招



天 主 耶 蘇 立 架 像



第四十三圖

若望曰釘畢則立其架中耶蘇兩傍盜也耶蘇懸架  
天地人物俱証其為天主天証如太陽當望而食法  
所不載且全食下界大暗且久食歷時十二刻也地  
証全地皆震驚動萬國人証無數死者離墓復活物  
証如石塊自破帷帳自裂等是也尤足異者既終之  
後惡衆有眇一目者舉鎗刺耶蘇脇以試其實死與  
否刺血下注點及惡目隨興復明

耶教之意恐人議  
論耶蘇是耶教不

是天主下生故引天地人物作証以見耶蘇真是天  
主必要說到理事之所無使人不敢不信細考耶蘇  
釘死之日依西歷乃三月之十六日考之中歷為漢  
光武建武八年壬辰歲之三月二十二日夫天既肯

違常度非朔日而食以証耶蘇為天主何不能全掩太  
二而食於十六若望亦自知下強之月不能全掩太  
陽之光故於既望月圓之朝疾行一百八十二度半  
以食日下界大暗精於歷法如若望方知此食在義  
和歷官斷不能言斷不敢言也若望既敢妄言  
吾亦姑以妄信日有食之春秋必書但查建武八年  
三月四月無日食地震之文况望日食乎彼耶教  
人止知說燥脾之謊以惑愚夫愚婦不防明眼學  
人有史冊可考以鏡其失枝脫節也獨怪向來士大  
夫願為定交願為援引願為作序豈真無目不通利  
其數件奇巧器物與之狎爾殊不知一與親暱卽弗  
能守自己之正學乃玩物以徇人舉世尤而效之遂  
遠天下後世無窮之福作俑無後  
必以徐光啟為萬世大罪人之魁  
吾弗能知請歷來作席先生辨之

楊子曰右三圖三說是聖人是反賊是崇奉是正法

江南徽州府新安衛官生編歙縣民楊光先

呈爲

大國無奉小國正朔之理一法無有閏有不閏之月

事關

國體義難緘默請乞

題奉會勘改正以尊

大國名分以光

一代大典事竊惟正名定分在隻字之間成歲閏餘  
有不易之法顧法不可以紊亂而名不可以假

人名以假人將召不臣之侮法而紊亂定貽後  
世之譏斯

國體之攸關匪尋常之得失也

皇上乘乾御宇撫有萬國從來幅員之廣重譯之獻  
未有如

皇上之盛者而

正朔之頒實萬國之所瞻聽後世之所倣則非一代  
因革損益之庶政比也必名足以統萬國而法  
足以憲萬世始克福

一代之歷焉茲欽天監監正湯若望之以新法推時  
憲歷也於名則有無將之誅於法則有擾紀之

罪焉

皇上之臣民者豈能晏然而已乎夫時憲歷者

大清之歷非西洋之歷也欽若之官

大清之官非西洋之官也以

大清之官治

大清之歷其於歷面之上宜書奏

准印造時憲歷日頒行天下始爲尊

皇上而大一統今書

上傳依西洋新法五字是暗竊正朔之權以予西洋

而明謂

大清奉西洋之正朔也其罪豈止無將已乎春秋魯  
記事之史也仲尼魯之老臣也魯臣而修魯史  
尚不敢自大其君而必繫之以春王正月蓋所  
以尊周天王而大一統非藉周天王而張大夫  
魯也今以

大清之歷而大書依西洋新法不知其欲天王誰乎

如天王

皇上則不當書依西洋新法敢書依西洋新法是藉  
大清之歷以張大其西洋而使天下萬國曉然知  
大清奉西洋之正朔實欲天王西洋而魯

大清也罪不容於誅矣孔子借繁縷謂名與器不可  
以假人今假以依西洋新法此實見之行事非  
託之空言者也豈特繁縷已哉若望必日五字

出自

上傳夫



上傳者傳用其法未嘗傳其特書五字於歷面也

皇上卽傳其特書五字於歷面若望亦當引分以辭

曰冠履有定分臣偏方小國之法曷敢云

大國依之而特書於歷面以示天下萬國臣不敢也

天威不遠顏咫尺小白敢貪天子之命毋下拜

不可師以辭乎如曰習矣而不察小國命

大國非習而不察之事也人臣見無禮於其

君者如鷹鷂之逐雀  
光先於本年五月內曾具疏糾

政疏雖不得

上達而大義已彰於天下若望卽當檢舉改正以贖  
不臣之罪何敢於十八年曆日猶然大書五字  
可謂怙終極矣此盜竊名器之罪一也三歲一  
閏氣盈朔虛之數也無法以推之何以知其某  
月當置閏某月不當置閏乎一月之內有一節  
氣一中氣比常月之法也有一節氣而無中氣  
則以上半月爲前月之中氣下半月爲後月之  
節氣此置閏之法夫人而盡知也新法於十八  
年閏七月十四日酉時正初刻交白露八月節

十四日以前作七月用十四日以後作八月用  
此有節氣而無中氣之爲閏此法之正也忽又  
於十二月十五日申時正三刻交立春正月節  
此月有節氣而無中氣改與閏七月之法同是  
一歲而有兩閏月之法矣同一法也而有閏有  
不閏何以杜天下後世之口乎且順治十八年  
實閏十月而新法謬閏七月此不知其憑何理  
以推也若望必曰西洋新法與義和不同夫用  
新法者莫其精密於義和之法也而新法謬亂

若此不敢望羲和之萬一尚可侈口言新法哉  
匪特此也一月有三節氣則又更異於有閏有  
不閏之法矣至於冬至之刻至立春之刻應有  
一四十五日八時弱而新法止四十四日一時三  
刻將立春之刻趨在前一日六時三刻是不應  
立春之日而立春應立春之日而不立春凡此  
開闢至今所未聞之法也夫春爲一歲之首禮  
經月今立春之日

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關於典禮

何等重大乃以偏方之新法淆亂

上國之禮經褻

天帝而慢

天子莫此爲甚焉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  
殺無赦新法之于於政典多矣此做擾天紀之  
罪二也夫以堂堂之

天朝舉

一代之大經大法委之無將擾紀之人而聽其盜竊  
紊亂何以垂之天下後世哉總之西洋之學左

道之學也其所著之書所行之事靡不悖理叛道世盡以其爲遠人也而忽之又以其器具之精巧也而暱之故若望得藉其新法以隱於

金門以行邪教久之黨與熾盛或有如天主耶穌謀爲不軌於其本國與利瑪竇謀襲日本之事不幾養虎自貽患哉二事一見於若望進呈之書一聞於海船商人之口如斯情事

君之與相不可不一聆於耳中以知天主教人之狼子野心謀奪人國是其天性今呼朋引類外集

廣澳內官

帝腹不可無蜂蠆之防此光先之所以著摘謬十論

以政其謬歷闢邪三論以破其左道也謬歷正

而左道祛左道祛而禍本亡斯

有位者之事也伏乞詳察備呈事關

國體具疏

題叅請

勅滿漢內閣翰林六部九卿科道公同勘議請

旨改正並將邪教逆斥以爲無將擾紀之戒庶名分

定而

上國尊歷法正而

大典光矣字多逾格仰祈鑒宥爲此具呈須知呈者

順治十七年十二月初三日具投

禮科未准



中星說 刪

古今掌故無載籍可考則紛如聚訟終無足徵可以  
逞其私智肆其邪說以箠教天下後世而莫之所經  
正夫既有載籍可考又有一定掌故乃盡以為不可  
據是先王之法不足道而載籍不足憑也載籍以義  
畫為祖然有畫而無文尚書有文有事典雅足徵故  
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誠文章政事之祖而又經歷代  
大儒之所論註則其為憲萬世不待言矣堯典乃命  
羲和敎若昊天之後卽分命申命二氏定於四極考

正星房虛昴四正之中星此二氏必義后之裔與其  
司天之史守其家學故世其官而掌故之淵源必本  
之肇造干支之太古學有師承其來舊矣定非創自  
胸臆若今人之以新鳴也考其四正之中星咸以太  
陽之宿居於四正宮之中蓋太陽者人君之象中主  
而弗偏倚者也人君宅中以治天下故以太陽宅於  
四正宮之中以象之非無所取義而云然也故星日  
馬宿列於午宮之中與日中星鳥午宮正中之線  
十二分一十二秒房日兔宿列於卯宮之中與日  
三十七分五十二秒

永星火

卯宮正中之線常房宿初度三分五十六秒一十二微五十分織虛日鼠宿到

於子宮之中典曰宵中星虛

子宮正中之線常虛宿五度九十九分九十九

秒八十七

織昂日雞宿列於酉宮之中典曰日短星昂

酉宮正中之線常昂宿三度二十五分六十八秒六十二微五十分織

此堯典之所紀載

歷代遵守四千餘年莫之或議可云不足法乎今西

洋人湯若望盡更羲和之掌故而廢黜之將帝典真

不足據則世間載籍當盡付之祖龍一火矣奚必存

此贅疣以爲撓亂新法之具哉孔子之所以爲聖人

者以其祖述堯舜也考其祖述之績實上律天時下

襲水土而已聖而至於孔子無以復加矣而義和訂  
正星房虛昴之中星乃堯典之所紀載孔子之所祖  
述若望一旦革而易之是堯舜載籍之謬孔子祖述  
之非若望是而孔子非孔子將不得為聖人乎試問  
舉世之先知後知先覺後覺堯舜應祖述乎不應祖  
述乎必有能辨之者如應祖述則義和之法恐不可  
盡廢也予不懼義和之學絕而不傳懼載籍之祖之  
掌故不能取信於今日使後之學者疑先聖先賢之  
典冊盡為欺世之文具而學脉道脉從斯替矣此予

之所以大憂也故於中星之辯刺刺不休以當賈生  
之痛哭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禮王制曰析言破  
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不以聽作記者其前  
知有今日乎

選擇議

竊惟陰陽五行之理惟視生剋制化之用用得其理則凶可化爲吉用違其理則吉及變爲凶而斟酌權宜非讀書明理之人不能也今天文地理時令三家多是不讀書之人藉此以爲衣食之資其於陰陽五行之理原未融會貫通以訛傳訛滿口妄說究至禍人之事恒多而福人之事恒少夫山有山之方位命有命之五行歲月有歲月之生死詳載通書待人隨理而變通之故名其書曰通通者有變通之義今庸

術不能明理而變通之反將變通之書以文其不通之術鮮有不誤人也者凡陰陽二宅以其人之本命爲主山向歲月俱要生扶本命最忌尅命選擇造命之理要生扶之四柱忌尅洩之四柱或三方不利用事難緩則用制殺化殺之月令以化凶爲吉若月令生殺黨殺日時不良則有凶而無吉如

崇親王之命丁酉年生納音屬火以水爲殺宜選二木生旺之月以生火令水不尅火而生水此化難生恩之法也忌水生旺之月以尅火忌金生旺之月以生

殺此定理也查戊戌年寅午戌三合火局以北方爲  
三殺亥爲叔殺壬爲伏兵子爲災殺癸爲火禍丑爲  
歲殺蓋亥壬子癸爲陰陽二水臨官帝旺之地以水  
能滅火也一說亥子丑爲陰陽二火墓絕之鄉火至  
北方而無氣其義與水尅火同此北方所以爲寅午  
戌三合年之三殺也又查山家變運子午二山正丑  
行屬水水墓在辰戌戌年遁得丙辰墓運納音屬土  
選用八月月建辛酉爲庚金帝旺之鄉辛金臨官之  
地用官旺之金生水以尅火加之墓運屬土母顧子



而不尅水反助金以生水查壬辰日干頭透水又納音屬水衆殺黨象以尅

王命何忌如之且八月二十七日實犯地空通書忘<sub>埋</sub>葬豈湯若望未之見也查甲辰時奇門法犯伏吟經云課中伏吟爲最凶天蓬加着地天蓬天蓬若到天英上須知卽是反吟宮八門反伏皆如此生在生兮生在死假令吉宿得奇門萬事皆凶不堪使

紫親王之葬年犯三殺月犯生殺日犯黨殺時犯伏吟四柱無一吉者不知其憑何書何理而選之也幸用

之以整數月之

王若用之官庶之家其凶禍不可言矣

摘謬十論

一 謬不用諸科較正之新

從來治歷以數推之以象測之以漏考之以氣驗之  
蓋推算者主數而不主象恐推算與天象不合故用  
回回科之太陰五星凌犯以較之又恐推算凌犯二  
家與天象不合故用天文科臺官之測驗以考之三  
科之較政精矣當矣而猶口此數象之事非氣候時  
刻分秒事也故用漏刻科考訂一日百刻之漏布律  
管於候氣之室驗葭灰飛之時刻分秒以知推算之

時刻分秒與天地之節氣合與不合此四科分設之意從古已然今惟憑一己之推算竟廢古制之諸科禁回科之凌犯而不許之進呈進自著之凌犯以掩其推算之失置天文科之臺官而不使之報象廢漏刻科之律管而不考其飛灰縱氣候違於室中行度舛於天上誰則敢言比若望所以能盡聳贖一世之人得成其爲新法也

二 謬一月有三節氣之新

按歷法每月一節氣一中氣此定法也亦定理也

順治三年

十一月大

卯癸

初一日癸卯卯初一刻大雪十一月節  
初五日丁巳亥正初一刻冬至十一月節  
初十日壬申未初一刻小寒十二月節

此是一月之內有兩月之節氣矣自開天闢地至今未聞有此法也

三謬二至二分長短之新

按至分之數時刻均齊無長短不一之差

冬至至夏至

古法

一百八十二日七時半弱

新法

一百八十二日二時

夏至至冬至

古法

一百八十三日七時半弱

新法

一百八十三日一時弱

是夏至至冬至長十一時而冬至至夏至短十一時  
矣

春分至秋分古法一百八十二日七時半弱  
新法一百八十六日九時二刻十分弱

秋分至春分古法一百八十二日七時半弱  
新法一百七十八日五時五刻五分

是春分至秋分多八日三時五刻五分而秋分至春  
分少八日三時五刻五分矣

#### 四謬夏至太陽行遲之新

太陽之行原無遲疾一晝夜實行一度夏至太陽躔  
申宮參八度參八出寅宮入戌宮晝行地上度二百

一十九度弱故晝長夜行地下度一百四十六度強  
故夜短苟因夏至之晝長而謂太陽之行遲則夏至  
之夜短太陽應行疾矣遲於晝而疾於夜有是理乎  
冬至太陽躔寅宮箕三度箕三出辰宮入申宮晝行  
地上度一百四十六度強故晝短夜行地下度二百  
一十九度弱故夜長苟因冬至之晝短而謂太陽之  
行疾則冬至之夜長太陽應行遲矣疾於晝而遲於  
夜有是理乎新法以夏至太陽之行遲故將立秋歷  
在後一日三時以冬至太陽之行疾故將立春儼在

前一日六時立夏立冬莫不皆差一日七八時總因  
不明太陽之行誤之也禮經立春之日

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關於典  
禮何等重大茲以偏邦之新法踳亂

上國之禮經慢

天帝而褻

天子莫此為甚焉

五謬移寅宮箕三度入丑宮之新

查寅宮宿度自尾二度入寅宮起  
尾三四五六七八  
九十一二三四五



六七箕初一二三四五六  
七八斗初一二三四五六  
實躔寅宮之箕三度而新法則移箕三八丑宮是將  
天體移動十一度矣一宮移動十二宮無不移動也

六謬更調紫參二宿之新

四方七宿俱以木金土日月水火為次序

南方七宿

井木鬼金羊金柳上星日馬日張月翼火蛇火軫木

東方七宿

角木亢金龍土氐土房火心火尾火箕木

北方七宿

斗木牛金女土虛土危土室土嶽土壁土

西方七宿

奎木婁金胃土艮土卯木平木鬚木參木

新法更調參水猿於前背火猴於後古法火水之次序四方顛倒其一方矣

七謬刪除紫氣之新

古無四餘湯若望亦云四餘自隋唐始有四餘者紫氣月字羅喉計都也如真見其爲無則四餘應當盡削若以隋唐宋歷之爲有則四餘應當盡存何故存羅計月字而獨刪一紫氣苟以紫氣爲無體則羅計月字苟嘗有體耶若望之言曰月字是一片白氣在月之上如果有白氣在月上則月字一日應同月行

十三度二日四時過一宮何故九月始過一宮耶况  
月上之白氣有誰見耶

八謬顛倒羅計之新

羅計自隋唐始有若望亦遵用羅計是襲古法而不  
可言新法也其所謂新者不過以羅爲計以計爲羅  
爾但不知若望何以知隋唐之羅是計計是羅耶羅  
屬火計屬土火土異用生尅制化各有不同故授人  
時以前民用顛倒五行令民何所適從

九謬黃道筭節氣之新

按節氣當從赤道十二宮勻分每一節氣該一十五日二時五刻一十七秒七十微八十三今新法以黃道闊狹之宮算節氣故有十六日十五日十四日一節氣之差所以四立二分皆錯日二至錯時

十謬歷止二百年之新

臣子於

君必以萬壽為祝願

國祚之無疆孟子云千歲之日至可坐而定言千萬年之歷可前知也

太宗皇帝仁武而不嗜殺

天啟篤生

皇上冲齡而爲

一代開闢之主

皇上又英明仁武而不好殺

天將篤祐

皇家享無疆之歷祚而若望進二百年之歷其罪曷可

勝誅

順治十六年五月

日

原論繁冗反不達意

部審入括節畧如右以便

翻清入疏

進呈

始信錄序

宇宙間奇峯峭壁必有峽岬爲之基以成其峻拔之勢未有無所憑藉而能成其爲崔巍者惟新安黃山之始信峯如措萬片竹木不着一寸土壤拔地而起矗立千仞四面陡絕莫可躋攀欲登者由如來峯編水爲梁廣不盈尺修不逾丈架爲飛虹有松焉名曰接引橫出一枝政與腰平直達彼岸人扶以渡峯頂大可函丈一廢團瓢纔能容膝以憩遊人四面羣峯如架上梨如筒中筆林立天外登者莫不跳躍叫絕

以爲不登此巔不信人間有此奇峯故以始信名焉  
吾郡楊長公先生身不列於宮牆名不掛於仕版雖  
有令先大宗伯世廕又遜職以爲布衣論其時地不  
過一齊民爾一旦起而効權要其先後章疏與正陽  
忠告諸刻頓令長安紙貴當其昇棺之日贈詩者盈  
棺廷杖之日觀者萬人靡不爲先生稱佛名號而先  
生之奇始信於天下癸未冬烈皇御經筵詢宇內文  
武材廷臣以聞撫朱之馮對襄城伯李國禎以先生  
對帝曰是昇觀之楊光先乎遂懸大將軍印以待先



生襄城遣人迎未至先生所而宗社墟矣編明紀者  
數家咸書先生劾溫首揆陳吏垣獲譴杖戍事而先  
生之竒始信於後世然予以爲猶未足盡先生之真  
竒也先生之真竒不在於劾權要而在於尊聖學編  
維止至善之道惟學力以致之匪學脉則道脉不明  
先生疏中生民以來聖聖相承惟此道統歷千世而  
不墜賴有聖學之六百三十四言其有功於學脉道  
脉至矣盡矣誠古今來不再見之鴻文真是與天地  
並垂不朽較漢宋諸儒之羽翼聖經者功高倍蓰而

編年家不知收此而收劾權要之事可謂捨其細而遺其大矣資治綱目凡例凡闕道術者必書先生之六百三十四言可云不闕道術乎哉可以不火書特書乎哉予未免有史才而無史識之嘆後有正史必以予言爲歸從來理學經濟名臣柔於竹帛者率在身後而先生以無位之布衣標青史於生前豈非古今之至奇者哉不讀先生之六百三十四言不信人間有楊先生讀先生之六百三十四言始信人間有楊先生也先生一生精神事業專致力於宮牆近著

關邪論中星說與六百三十四言相爲表裏合而觀  
之功不在孟子下矣峯之始信人之始信咸於吾郡  
見之地靈人傑信矣哉茲合先生之四文題曰始信  
另裱成帙以與天下後世共瞻明先生之真竒  
順治庚子仲冬言旦春任王泰徵頓首拜書於紫陽

之講席

耶教以此序內有明史二字首告光先列  
部英脫彼罪蒙  
部審取光先口供猶記其大畧謹錄於左  
朝廷誅逆之明史誅其言語不倫非誅明史二字從  
來墟社之史新朝修之考其一代政令之得失善  
者取以爲法於後世不善者取以垂戒於後世此

清朝

歷代修史之意如周秦史漢修漢史魏修魏史晉  
修晉史隋修隋史唐修唐史宋修宋史元修元史  
明修明史應該史唐修唐史宋修宋史元修元史  
命文武大臣總裁開局令詞臣纂修因明朝天啟  
崇禎未有實錄加以朝報散失無憑稽考故未舉  
行所以田間留心古今政事之士著有明紀史畧  
謂之野史  
開局纂修之史謂之正史野史適以備正史之採  
擇無野史則正史無所考衷正史出而野史自然  
不存明史二字不在叛逆之科

朝廷

尊聖學疏

恩隆新安衛官生今讓職楊先先爲臣疏裕國恤民  
等事內六吏科給事中陳啟新假尊經以糾馬之驪  
之不尊經而追論宋室廢幸爲表皆學之罪壞萬世  
人心道術歟宋真宗勸學之歌如此作尊真不容於  
天地間矣生民以來聖聖相承惟此道統歷十世而  
不墜賴有聖學聖經一章冠以大學之道論語一書  
首言學而時習從來大聖大賢孰非學力所致學之  
在天地間如日月之無終無古有明晦而無消歇世

隆則從而隆世行則從而行來真點偽古道綦嚴未  
聞學可罪也卽否塞如元末之世天地亦幾息矣而  
劉基宋濂陳遇陶安王禕章溢之徒不以時之左文  
而疑其學泊高皇帝崛起滁陽闢旣昏之天地而大  
明之諸儒應運雲從遂爲昭代儒宗之首繼而方孝  
孺黃觀鐵鉉景清輩又爲萬世忠孝之冠後此則錢  
塘之袒胸受箭李時勉之脇折金瓜于謙之旅乾轉  
坤王守仁之武功文德楊繼盛之批鱗觸姦海瑞之  
剛直廉介吳與弼陳繼儒之道學文章潔身高尚是

皆未絕之讀書種子而倫常之事賴以扶植其他理  
學經濟忠節清貞不可勝數而啟新至謂太祖竭盡  
心力未見大有挽回何其敢於誣先聖誣祖宗誣名  
臣之若是皇上敬天法祖尊經黜異直接堯舜禹湯  
文武周孔之脉帝王之學唯皇上獨得其宗臣惟恐  
皇上學之不篤好之不專使偽君子假道學布列朝  
寧令謹言日遠惠政日墜致天下日趨於亂是為深  
憂今啟新以一時之鮮實行而徑歸罪於宋宗之歌  
勸學是欲皇上廢先聖之學矣以尊經為名而以廢

學爲實古今有此尊經之體不臣謂折棚破榜之妖

風西子科榜出之日妖

正應啟新厭學之一疏此上

天先聖所以提醒首善一榜之人以轉告夫天下學

者啟新本意不過欲申前罷制科之論故作此巧語

以動皇上臣觀啟新之意未止於罷制科啟新苟得

大用不至於焚書坑儒不已噫堯舜之世不容四凶

而聖明在上豈可儲一妖崇之李斯乎此天地間無

等之罪人臣不知皇上何以待之也



不

得

己

不得已日錄

下卷

算鏡

日食時刻辯

日食天象驗

一叩 閤辭疏

二叩 閤辭疏

三叩 閤辭疏

四叩 閤辭疏

五  
印

閻  
辭  
疏

孽鏡者鏡西洋新法之妄也人生世上造種種罪孽  
事發經官備諸拷掠而犯刑憲之徒猶強辯抵飾以  
希微倖及至閻羅孽鏡之下從前所作罪孽畢見鏡  
中然後欲辯不能始使首承伏此予所以有孽鏡之  
著也新法之妄其病根起於彼教之與圓謂覆載之  
內萬國之大地總如一圓球上下四旁布列國土虛  
懸於太空之內故有上國人之足心與下國人足心  
相對之論所以將大寰內之萬國不盡居於地平之

上以映地上之天之一百八十度而將萬國分一半  
於地平之上以映地平上之天之一百八十度分一  
半於地平之下以映地平下之天之一百八十度故  
云地廣二百五十里在天差一度自謂其測驗之精  
不必較之葭管之灰而得天上之真節氣所以分朝  
鮮盛京江浙川雲等省爲十二區區之節氣時刻交  
食分秒地各不同此荒唐之說不但不知歷者信之  
卽精於歷法應理者亦莫敢不信之何也天遠而人  
通通者既不克問天而遠者又弗肯人答真與不真

安所辨驗雖心知其妄然無法以闢之所以其教得  
行於中夏予以歷法闢一代之大經歷理闢聖賢之  
學問不幸而被邪教所擯絕而弗疾聲大呼爲之救  
正豈不大負聖門故向以歷之法闢之而學士大夫  
遠於歷法者少卽有之不過剽紙上之陳言未必真  
知歷之法故莫爲義和之援所以摘謬十論雖爲前  
矛盾終以孤立莫克靖其魔氛旣又以歷之理闢之  
學士大夫旣不知歷之法必反疑理之未必真能與  
法合所以呈藁一書竟作存疑之案以俟後之君子

訂其是非故若望愈敢肆其邪妄而無所忌憚噫斯  
學士大夫之罪也典重欽若察齊不知學者何以弗  
潛心探討明祖禁習天文未嘗禁習歷法也蓋天文  
觀星望氣詹驗妖祥足以惑亂人聽動搖人心故在  
所禁若歷法乃聖帝明王敬天勤民之實政豈亦所  
宜禁哉使歷法而禁則科場發策不當下詢歷法於  
多士矣朝廷既以歷法策多士而多士又以歷法射  
榮名今乃諉之弗知而坐視新法之欺罔歲和之廢  
絕豈非學士大夫之罪哉歷法近於術數固不足動

學士大夫之念而二典爲祖述堯舜之孔子所首存  
豈亦不足動學士大夫之念乎此予之所以日夜引  
領而不可得者也不得已而幸莫於義和之舊官而  
舊官者若而人乃盡叛其家學而拜讐作父反搖尾  
於賊蹠以吠其生身之祖考是欲求存義和已絕之  
一綫於義和之後人者又不可得矣予爲此懼舍欽  
若之正法正理都置不論唯就若望所創之輿圖所  
訂之道理照以孽鏡與天下後世共見其二百五十  
里差一度天上真節氣之不真即愚夫愚婦見之莫



不昧然明白盡識其從前之無所不妄學士大夫縣  
其天上真節氣之妄推而知其歷法歷理學問之妄  
鳴共攻之鼓不與同於中國俾羲和之學墜而復明  
尊羲和以尊二典尊二典以尊仲尼端有望於主持  
世道之大君子特懸孽鏡以照其妄如左

康熙改元仲夏端陽日新安布衣楊光先長公氏著

尊鏡

尊若望刻印之輿地圖宮分十二幅幅界三十度

- 第一幅未宮東極之盡是伯西兒之西偏起三百  
六十度末南亞墨泥加止三百三十一度初  
第二幅中宮未亞納起三百三十度末大東洋止  
三百一度初  
第三幅百宮加拿大國起三百度末東紅海止一  
百七十一度初  
第四幅戌宮小東洋起二百七十度末黑地止一  
百四十一度初  
第五幅亥宮雪山起二百四十度末沙蠟門島止  
二百一十二度初  
第六幅子宮亞泥倫國起一百一十度末日本之  
中一百八十八度初  
第七幅丑宮日本之一度中夏起一百七十度末

止一百五十一度初

第八幅寅宮星宿海起一百五十度末印度止一

百二十一度初

第九幅卯宮天竺回起一百二十度末小西洋

第十幅辰宮亞登起九十度末利加亞止六十一

度初

第十一幅巳宮尼勒祭起六十度末蘭得山止三

十一度初

第十二幅午宮然理起三十度末大西洋在十五

度伯西兒之東偏起五度止一度初在西極之

盡處與東極第三百六十度之伯西兒相接

鏡據圖東極來宮第三百六十度之伯西兒即西極

午宮第一度之伯西兒如天之第三百六十度與

第一度相接此環體也若然則四大部洲萬國之

山河大地總是一大圓球矣萬國錯布其上下四旁球之大小窪處卽是大小洋水附之所以球上國土人之脚心與球下國土人之脚心相對想其立論之意見天之有渾儀欲作一渾地之儀以配天之宮度竟不思在下之國土人之倒懸斯論也如無心孔之人祇知一時高興隨意詭譎不顧失枝脫節無識者聽之不悟彼之爲妄反嘆已之聞見不廣有識者以理推之不覺噴飯滿案矣夫人頂天立地未聞有橫立倒立之人也惟螺蟲能橫

立壁行蠅能仰接人與飛走鱗介咸皆不能茲不  
必廣喻請以樓爲率予順立於樓板之上若望能  
倒立於樓板之下則信有足心相對之國如不能  
倒立則東極未宮第三百六十度之伯西兒必非  
西極午宮第一度之伯西兒也且若望生於午宮  
之西洋今處於丑宮之中夏丑之與午分上下之  
位試問若望彼所見居之中夏是順立乎是倒立  
乎如是順立則彼所生之西洋必成倒立矣若西  
洋亦是順立則東極未宮第三百六十度之伯西

兜不知何以得與西極午宮第一度之伯西兜接也。此可以見大地之非圓也。今夫水天下之至平者也。不平則流平則止。滿則溢水之性也。果大地如圓球則四旁與在下國土窪處之海水不知何故得以不傾。試問若望彼教好奇曾見有圓水壁立之水浮於上而不下。滴之水否。今試將滿盂之水付之若盂能側其盂而水不瀉覆其盂而水不傾。予則信大地有在四旁在下之國土如不能側而不瀉覆而不傾則大地以水爲平而無似球之

事苟有在旁在下之國居於平水之中則西洋皆  
爲魚鱉而若望不得爲人矣總之西洋之學庸鄙  
無奇而欲以行於中夏知持布鼓過雷門其不聞  
於世也必矣故設高奇不根之論以聳中夏人之  
聽如南極出地三十六度之說中夏人心知其妄  
而不與之爭者以弗得躬履其地驗其謊姑以不  
治治之而彼自以爲得計遂至於滅羲和之學撰  
不根之書惑世誣民以誤後世不得不亟正之以  
爲世道之防請正言天地之德以破之天德圓而

地德方聖人言之詳矣輕清者上浮而爲天浮則環運而不止重濁者下凝而爲地凝則方正而不動此二氣清濁圓方動靜之定體豈有方而亦變爲圓者哉方而苟可以爲圓則是大寰之內又有小小寰矣請問若望此小寰者是浮於虛空乎是有所安着乎如以爲浮於虛空則此虛空之大地必爲氣之所鼓運動不息如天之行一日一週方成安立既如天之環轉不息則上下四旁之國土人物隨地迴流畫在上而順夜在下而倒人之與



物亦不成其爲安立矣如以爲有所安着則在下  
之國土人物盡爲地所覆壓爲鬼爲泥亦不得成  
其爲倒生倒長之安立矣不知天之一氣渾成如  
二碗之合上虛空而下盛水水之中置塊土焉平  
者爲大地高者爲山嶽低者爲百川載土之水卽  
東西南北四大海天包水外地着水中天體專而  
動直故日月星辰繫焉地靜翕而動闢故百川之  
水輸焉水輸東注洩於尾閭閭中有氣機爲水所  
冲射故輪轉而不息而天運以西行此動闢之理

也尾閭卽今之弱水俗所謂漏土是也水洩於尾  
閭氣翕之而輪轉為泉以出於山谷故星宿海岷  
嶓百川之源盈科而進此靜翕之理也苟非靜翕  
之氣則山巔之流泉何以不舍晝夜東委而不竭  
非動關之機則東海之涯涘何以自且古至來今  
而不盈此可以見地水之相着而大地之不浮於虛  
空也明矣地居水中則萬國之地面皆在地平  
之上水浸大地則萬國之地背皆在地平之下地  
平卽東西南北四大海水也地平上之面宜映地

平上之天度地平下之背宜映地平下之天度此  
事理之明白易見者也不觀之日月乎月無光映  
日之光以為光望之夕日沒於西而月升於東月  
與日東西相望故月全映日之光而盈朔之日月  
與日同度謂之合朔朝同出於東方日輪在上月  
輪在下月之背上與日映故背全受日之光月之  
面下映大地故晦而無光焉此即地面映地平上  
一百八十二度半之度地背映地平下一百捌十  
二度半之天度之理也若望此焉而弗如而謂

天地如球以映天三百六十之全度則月亦如球亦當全映日之光而無晦朔孛望之異矣此大地如球之所以為胡說亂道也

據若望之輿地圖大西洋起午宮第十一度東行

歷己辰卯寅至中夏止丑宮第一百七十度

鏡詳觀此圖中夏之人祇知羨其分宮占度之精當而弗察其自居居人之深意中夏之人何太夢夢也且高值求之如護拱壁以居於廳事之上豈不為湯賂所時呵哉請聲其罪按午宮者南方正陽

之地先天為乾乾者君之象也陽者君之位也且  
宮者北方幽陰之地先天為坤坤者婦道也陰者  
臣道也若望之西洋在西方之極其占天度也宜  
以酉戌自居中夏在天地之中其占天度也宜居  
正午之位今乃不以正午居中夏而以正午居西  
洋不以酉戌居西洋而以陰且宮中夏是明以君  
位自居而以中夏為臣妾可謂無禮之極矣人  
臣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鷂之逆雀不知當日所稱  
宗伯平章者果何所見而援引之也因乎且上下

之位推之則大地如球足心相踏之說益令人傷心

焉午陽在上且陰在下明謂我中夏是彼西洋

脚底所踏之國其較我中夏甚已此言非誑之

也察彼所占之午而義自見矣總之天主教人

心教為宇宙之大主天則耶蘇之役使萬國人類

為亞當一人所生國則居正午之陽而萬國比其

臣妾地則居上而萬國在下與四旁此指可曰

小人無稽之言不足與較而依西洋新法五字明

謂我中夏奉西洋之正朔此亦不足較乎人臣無

將必誅若望之所行可謂將之極矣夏

君臣請誠思之斷不可與同中國留之必為他日患

孽若望進歷既云在地廣二百五十里在天約差一

度此者直節氣時刻文食分秒所繇以異故分

朝鮮或京江浙川雲等省為十二區區之節氣及

日出沒時刻文食分秒地各不同此得天上之真

節氣

鏡以地之道理準天之度數其法與羅經不同羅經

定二十四山之五行故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

度之一全以地測天天有上下地亦有面背在上之天映地平上之地面即二分太陽晝行天上度之體也在地下之天映地平下之地背即二分太陽夜行地下度之體也故以地測天者用一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八十七秒五十分微此其所用以與羅經之用不同也今不必依古先聖人之法之理以地之全映天之半即照若望圓球之地以配天之全度而天上之真節氣可從而考矣新法判天為三百六十度據若望說云二百五十里而差



一度是千里差四度萬里差四十度三百六十度  
共差九萬里止矣果如所言則大索之內萬國之  
多并四海水合而計之東天際至西天際橫徑  
九萬里南天際至北天際直徑九萬里止矣而必  
不能有所增者有天包之於外有度以限之於天  
故也地徑九萬里者乃若自訂二百五十里而  
差一度之率雖有巧辨不可易也

孽若望又疏云臣自大西洋八萬里航海來京

鏡考若望之西洋國在午宮第十度起至我中夏在

丑宮第一百七十度止共計一百六十度以每度  
差二百五十里積之止該四萬里何云八萬里采  
中夏也以八萬里分為一百六十度每度該地五  
五百里此法之正也再將東方二百度計之又有十  
萬里共計十八萬里則與限定九萬里之率自相  
刺謬矣請問若望天上之華氣將何從而得其真  
乎觀此則十八年來晝陸其雲霧中矣此猶就若  
望大地如毯之率推之也若以地平橫徑之法二  
百五十里差一度推之則自東天際至西天際橫

徑止得四萬五千里而八萬里之來程已多於橫  
 徑三萬五千里矣况所多之外更有十萬里哉且  
 姑置此更多之十萬里於不論而就若望來程所  
 多之三萬五千里言之當據破天外矣試問若  
 望還是中夏在天外乎還是西洋在天外乎若云  
 中夏在天外而我中夏實居天地之中無在天外  
 之理若云西洋在天外則西洋為天所隔限若望  
 何能越天而來若云中夏西洋俱在天內則二百  
 五十里而差一度之奏是為欺罔紅牌之禁若望

何以自文也

尊者望刻印之見界總星圖箕水豹三度在丑宮  
之初鬼金羊在午宮之第三第四度

鏡若初因冬至日躔箕三度不察天行之數宮宿之  
理違天定之則逞典學之私將寅宮之箕三移入  
丑宮之初因而將滿天星宿俱移十餘度他宮猶  
為不類獨未宮之鬼金羊宿原在未宮第二五二  
十六度今移入午宮第四五度是未宮全為并  
宿所踞而無鬼金羊之氣矣夫生人之十二肖非

無故而取也天列二十八宿占度各有短長分布  
於十二宮每宮取一宿以為一宮之主故子年卯  
酉為四仲仲者中也正也謂之四正宮以四太陽  
為主宿故虛日麗宿者子宮之中所以子年生人  
肖鼠星日馬宿者午宮之中所以午年生人肖馬  
房星鬼宿居卯宮之中所以卯年生人肖兔宮  
鷄宿者酉宮之中所以酉年生人肖鷄此四正宮之  
宿所以居於中也寅申巳亥為四蓋蓋者左故  
以宿之在左者為四蓋宮以四火星為主宿尾火

虎宿居寅宮之左所以寅年生人肖虎此火猴宿  
居申宮之左所以申年生人肖猴翼火蛇宿居巳  
宮之左所以巳年生人肖蛇室火猪宿居亥宮之  
左所以亥年生人肖猪此四蓋宮之宿所以居之於  
左也辰戌丑未為四季季居右故以宿之在右者  
為四季宮以四金星為主宿亢金龍宿居辰宮之  
右所以辰年生人肖龍妻金狗宿居戌宮之右所  
以戌年生人肖狗牛金牛宿居丑宮之右所以丑年  
生人肖牛鬼金羊宿居未宮之右所以未年生

人肖羊北四季宮之宿所以居於右也蓋仲季之  
名以主宿所居之左中右而定十二宮之名以主  
宿之象而定人之生肖以十二宮主宿而定非漫  
無考據而亂拈此可以徵羲和氏之精審也且生  
肖書歷後之紀年以頒於天下與各屬國其關  
於一代新修之歷法亦匪細政令也今新法調甯  
火猴於中而以參水猴居於左則申宮之左為猴  
所居是中宮不當肖猴而當肖猴矣以井木犴宿之  
初度入木宮井之三十一二三度入午宮鬼金

羊宿入午宮之第四五度是未宮全為井木犴宿  
獨據而絕無鬼金羊之氣則未宮不當肖羊而當  
肖犴矣宇宙之內凡係未年生人速向若望於時  
憲歷後紀年條下將未年生人改書羊字為犴字  
使天下之後世及各屬國觀之始與名實相符如未  
年生人仍該肖羊則鬼金羊宿不當移入午宮也  
此不通之最著者也

附金烏玉兔辯

世之使事咸以金烏為日玉兔為月是皆未考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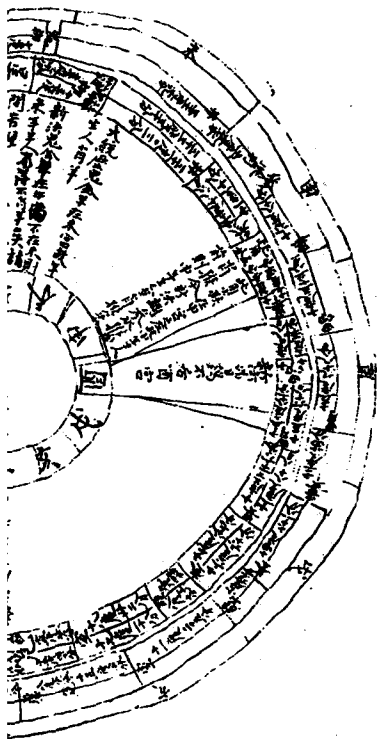


夫天之列宿故誤呼月為日呼日為月爾按二十八宿東方蒼龍七宿有房日兔西方白虎七宿有畢月烏西方屬金故畢月烏為金烏玉者對待之文非白兔也如以玉為真白則金色亦白而烏匪黑矣金烏玉兔照然列於天上而謂金烏是日玉兔是月不知出自何典考卯宮又單有日星酉宮有月星日東月西更與房日兔畢月烏符合而好奇者輒穿鑿翔陽烏名為日中踆烏三足以附會其說乃刊之尚書之端此與蛇足何異俗傳金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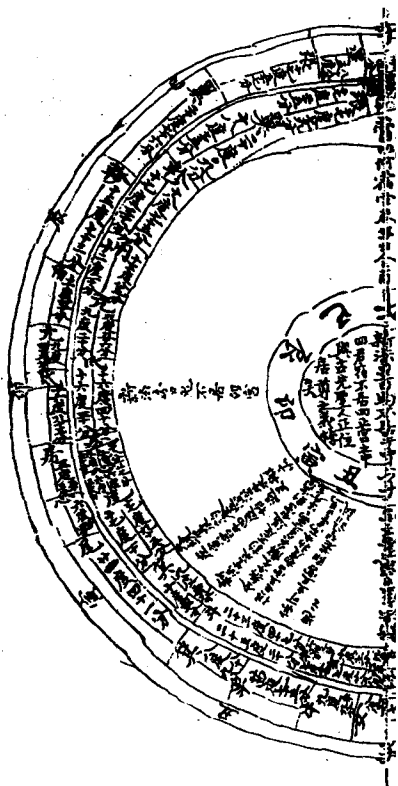
西陸玉兔東昇蓋望辰未眠翫月至曉見月西陸  
而日東昇故爾云云政與長夜之飲斗轉參橫同  
一命意非望之夕之言也人自錯會意爾人以鬼  
之無雄象太陰之體不察先天坎卦為月之象在  
於西方外二陰而內一陽是為陰中有陽先天離  
卦為日之象在於東方外二陽而內一陰是為陽  
中有陰無雄之鬼之為日宿政陽中有陰是卦象  
斯伏羲氏及古先聖人至精至微之道理豈尋常  
之學問所能企及其萬一哉文章使事貴求義理

之正出處之真若舍古先聖賢之道理不問而  
以至微小毛蟲之體為據是亦西洋新法之誤  
也故附之於圓地圓水之後與天下學者共政之

外盤足新法黃道之二十八宿計三百六十度俟查明補刻  
 又外盤足新法赤道之二十八宿計三百六十五度三二分若望  
 刊印見原總星圖所載之數何者黃赤道之數日自相矛盾大統回  
 回三科絕無糾駁可見三科之衰弱也



内盤是天統赤道之二十八宿計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厘五釐  
 又内盤是天統赤道之二十八宿總數與赤道而各宿之度數與赤道  
 日行之宮有測候也 天統赤道自都守數至今未修十二宮之測候  
 畫畫皆不同所當更正宜考修者也



尊若望新法判天之赤黃二道俱是三百六十度

鏡若望既判天爲三百六十度則凡法之與圖皆宜  
畫一不當自相異同也查若望刻印之見界總星

圖所載赤道十二宮之二十八宿位次改移既與  
羲和迥異而度数亦應與羲和不同奈何於新法  
之圖用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仍踵羲和之數  
何其自相抵牾之至此也人傳新法之由是利瑪  
竇以千金買回回科馬萬言之二百年恆年表其  
紫炁未經算授故新法祇有三餘而無四餘其說

似乎近真今考見界總星圖之度數可見其學之不自胸中流出始信所傳之不謬也羲和之舊官不講羲和之學已十七年於茲矣是羲和之法已絕而未絕者獨回回科爾若望必欲盡去以斬絕二家之根株然後新法始能獨專於中夏其所最忌唯回回科為甚蓋回回科之法以六十分作一度六十秒作一分回回法之春分較之羲和在前に二日秋分較之羲和在後二日新法盡與回回科同恐識者看破其買來之學問故必去之而復快

如悍妻之諧返正妻而得獨享其房幃始無後來  
之患李淳風袁守誠亦唐初修歷之賢也知回回  
科春分前二日秋分後二日之誤而猶存其科以  
備參考此其心何等公虛正大故回回科之法得  
存於唐以歷宋元明至於今日豈若若望之是已  
滅人而不恤也總之君子之學問真故喜人學問  
之真見人真學問之長愈足以濟己學問之長小  
人之學問假最忌人學問之真恐人真學問之長  
便足以形己之短此李袁若望學問之所以別而



存回回科與減義和回回二科之所以異也不有較證孰爲辨別故將義和之宮宿度數與新法之宮宿度數合成一圖以明未宮之無鬼金羊與箕三度之在寅而不在丑及新法不應有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之數伸天下之人一見了然而知其天上節氣之不真而若望數十年所作之曆早於此鏡中見之矣

華若望十二宮象名仍踵義和法以午宮爲獅子象未宮爲巨雙象等十二

鏡按羲和之法以日躔六十六年二百四十三日六  
時而差一度先聖恐後人誤認日躔之宿爲<sup>主</sup>而  
不知天之退將十二宮之宿隨冬至之日以移則  
寅宮錯入丑宮未宮錯入午宮十二宮之宿與宮  
無所不移故於十二宮取其星之形似者爲十二  
象以點定十二宮使宮與宿不得移動故午宮以  
軒轅御女十七星爲獅子象未宮以鬼金羊宿四  
星爲雙巨故名巨蟹象餘十宮之象各有不同今  
若望移鬼金羊宿於午宮是巨蟹與獅子同在午

宮矣而云未宮爲巨蟹象不知若望以何星爲蟹  
匡也豈有兩鬼金羊乎宮之名是宿宿之體是象  
象之名是宮三者總一鬼金羊爾若望此焉而不  
悟尚敢言精於曆法歷理哉竊人之長以爲己長  
於此不覺露其短而真賊獲矣不知徐李三君果  
何所見而尊信之也

算新法黃道十二宮每宮三十度無濶狹之分以冬  
至之晝短謂太陽之行疾夏至之晝長謂太陽之  
行遲

鏡按二至晝之長短視太陽行地上度之多寡非太陽有遲疾也太陽東行一刻行一分一日行一度此太陽右旋之體也天西行一刻行三度六十六分二十五秒一日一週天而猶過一度此天道左旋之體也細以實理求之太陽繫於黃道爲天之主輪而不行故今日午時在正中明日午時在正中歷萬古之午時而在正中天一日一週而猶過一度故見太陽東行一度爾其實太陽之輪祇隨天運不及天一度而無行也冬至太陽在赤道南

二十四緯度朝出辰方暮入申方晝行地上之天  
度一百四十六度一十分故晝短四十刻夜行地  
下之天度二百一十九度一十五分故夜長六十  
刻夏至太陽在赤道北二十四緯度朝出寅方暮  
入戌方晝行地上之天度二百一十九度一十五  
分故晝長六十刻夜行地下之天度一百四十六  
度一十分故夜短四十刻此二至晝夜短長之所  
以別也今若望謂冬至之晝短為太陽之行速是  
不分晝行地上度之少夜行地下度之多而概云

行疾則晝四十刻夜亦四十刻而冬至之晝夜共  
八十刻止矣如云冬至之夜長夫晝短是行疾則  
夜長是行遲矣豈有疾於晝而遲於夜之理哉謂  
夏至之晝長為太陽之行遲是不分晝行地上度  
之多夜行地下度之少而概云行遲則晝六十刻  
夜亦六十刻矣而夏至之晝夜共有一百二十刻  
矣如云夏至之夜短夫晝長是行遲則夜短是行  
疾矣豈有遲於晝而疾於夜之理哉斯言也即生  
卧不知顛倒之愚人且不肯道而自號精於曆法

歷理者肯作此論乎吾不得其解也

鏡餘

書成客有問於予曰子之尊鏡就事照事行文如白  
傅之詩雖讀使老婦聽之亦莫不解况學士大夫乎  
但新法之行起於大統回回交食之弗驗而新法之  
驗子將何道以今大統回回二科之驗乎予曰客果  
知二科之弗驗而新法之驗耶不知所謂不驗者匪  
天時之不驗人事之不驗也薦利瑪竇之厯法於天  
者宗伯徐光啟爾未幾而宗伯平章軍國矣驗與不  
驗出於若望之所唱相國之所和非日與月之所得



自主也相君之所是孰敢非之相君之所非孰敢是  
之新法卽不驗有床頭捉刀人爲之代草以鳴已之  
驗而坐二科之不驗二科卽驗無裨謀爲之草創以  
拾新法之不驗而聲已之驗一如提線之傀儡運掉  
靈便而衆人謂之驗一如斷線之傀儡僵然似尸而  
衆人謂之不驗此新法之所以驗而二科之所以不  
驗也繼相君而監西局者爲之藻天經二李君而辯  
詰之疏揭紛然矣二科曷敢置一喙以抗之手二科  
之不驗絲局面人事以限之也卽二科真不驗而交

食不過歷法中之一事爾而以箕三度入丑宮鬼金  
羊入午宮朝參水猿居背火猴之前如此擾亂乾象  
未見相君言新法之非舉世言羲和之是愈可以明  
二科不驗之故也相君苟以交食爲盡歷法之奧則  
相君誠不知歷法矣天本無宮人以一歲有十二月  
故判天爲十二宮天本無度人以一歲有三百六十  
五日三時故判天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  
恐宮之無別故指二十八宿以名宮又恐日躔有歲  
差之移故於列宿取星之近似者立十二象以驗十

二宮知午宮以軒轅爲獅子象未宮以鬼宿爲巨雙  
象之類新法宿移而象不移相君不知因象以求宿  
安得謂之知歷法乎哉不但相君不知卽若望亦不  
知象爲何物所以莊烈皇帝問象於若望而若望畫  
五彩獅子爲午宮之象青綠雙爲未宮之象紫袍白  
馬爲寅宮之象十二圖以進莊烈皇帝咬之故修歷  
者難極口讚新法之精而終烈皇之世新法所以不  
得見用總若望之底蘊爲烈皇一眼所看破也夫交  
食之法全在黃道十二宮之潤狹度數增減之差增

減得而交食自無不驗大統厯之黃道自郭守敬至  
今三百餘年未修而差已五度雖善算者不過以平  
線求之而宿度之分秒終有所未盡正間有時刻分  
秒之差蓋太陽一歲而差一分五十秒六十六年二  
百四十三日六時而差一度此一度之差而黃道十  
二宮之宿數字字各有增有減所以濶狹不同故必  
六十六年八月而一修而交食無不驗也夫所謂修  
者二分之刻測太陽躔赤黃內外二道口之交匪法  
壞而待修也儒者不明其故謂法久而差不知差者

歲差之差非差錯之差也天行一歲有一分五十秒  
之差六十六年八月有一度之差天之定體也知歲  
差之定體而義和之法曰回之法西洋之法殊途而  
同歸矣然義和之法所以善於回曰西洋者二家以  
三百六十度配歲之三百六十五日三時其間以短  
為長未免有迂曲之算豈若義和以三百六十五度  
二十五分配歲之三百六十五日三時之為直截省  
事哉觀此則義和新法之是非得失不待學而知矣  
以三百餘年未修之宮度而交食尚未盡差則義和

之敝猶善也使監修者無偏黨之心尊義和之法以  
為之主而加修之用回回之凌犯以驗星象之行度  
用西洋之交食以正日月之躔離豈不集衆長以成  
一家何故分門別戶必欲滅大中至正之法而獨尊  
僻誕不通之法乎此所謂愛而不知其惡非君子之  
用心也至於交食分秒時刻之驗其中有大弊焉日  
月食於天上分秒之教人仰頭卽見之何必用彼教  
之望遠鏡以定分秒耶不知望遠鏡有展小為大之  
異廢日用鏡中夏之士大夫落其術中人矣若夫時

刻之數則其弊又特甚焉大凡公家之事恐其言之不驗則遷其事以神其言况數家之冰炭水火乎惟勢之所在則金颺而羽況故午未而報未初者有之矣未初而報午未者有之矣孰為爭此一刻乎又有以細草插壺之孔微其漏以候時者此又近時之事誰察其莫辨之究竟客所謂不驗者率皆如此之類安得叫徹九天以定其真是非乎客幸詳之客曰今而後知驗不驗之故也微子之論吾亦幾成吹聲矣

合朔初虧時刻辨

歷家之算交食以合朔之時刻為定準所謂合朔者  
日月同經度而不同緯度此常月合朔之法也日月  
同經度而又同緯度故交食合朔之法也日月既同  
經緯度然後見初虧日月雖同緯度而未同經度必  
不得見初虧此數也注也理也毋二致焉未有合朔  
已過二刻十三分新法十五分而後始見初虧者此必  
無之數必無之法必無之理也若望之時憲歷於康  
熙三年十二月初一戊午日未正三刻二分合朔而



報食圖之初虧則在申初一刻強是合朔先於初虧  
二刻十三分日月未同經度不知其何以得合朔也  
如以未正三刻二分之合朔為是則申初一刻強之  
初虧為非以申初一刻強之初虧為是則未正三刻  
二分之合朔為非二非必居一焉無兩是之理也陽  
進未正三刻二分之合朔以欺

君以惠天下陰握申初一刻強之初虧以固寵以操歷  
權是彼單以交食為香餌以釣我國吾不得不微細  
分辨以破其姦云

日食天象驗

湯若望之歷法件件悖理件件舛謬乃詫於人曰我  
西洋之新法算日月交食有準彼以此自竒而人亦  
以此竒之竟弗考對天象之合與不合何其信耳而  
廢目哉已往之交食姑不具論請以康熙三年甲辰  
歲十二月初一戌干朔之日食驗之人人共見人人  
有目難盡掩也其準與不準將誰欺乎而世方以其  
不合天象之交食爲準而附和之是以西洋邪教爲  
我國必不可無之人而欲招徠之援引之以自貽伊

戚也毋論其交食不準之甚卽使準矣而

大清國卧榻之內豈憤謀奪人國之西洋人鼾睡地耶  
從古至今有不奉彼國差來朝貢而可越渡我疆界  
者否有入貢倍臣不還本國呼朋引類散布天下而  
煽惑我人民者否江統從戎論蓋早炳於幾先以為  
毛羽既豐不至破壞人之天下不已茲敢著書顯言  
東西萬國及我伏羲與中國之初人盡是邪教之子  
孫其辱我天下人至不可以言喻而人直受之而弗  
恥異日考脫有蠢動還是子弟拒父无子還是子弟

衛父凡乎衛之於義不可拒之力又不能請問天下  
人何居焉光先之愚見寧可俠中夏無好曆法不可  
使中夏有西洋人無好曆法不過如漢家不知合朔  
之法日食多在晦日而猶享四百年之國祚有西洋  
人吾懼其揮金以收捨我天下之人心如厝火於積  
薪之下而禍發之無日也况其交食甚舛乎故圖戊  
午朔食之天象與二家報食之原圖刊布

國門徧告天下以辨舊法新注之孰得孰失以解耳食  
者之惑云

康熙三年十二月初一戊午朔合朔未正三刻二

西 日食八分九十二秒

西

湯 初虧申初一刻強

西正

若食甚申初二刻半

南正北

南

初虧 食甚 復圓 方位 與天 象全 無一 合

望 推 復圓酉初三刻

東正

東

算 日入地平未復光七分六十六秒

此分秒不合 天象

食甚日躔黃道五宮斗宿二十一度二十一分

康熙三年十二月初一戊午朔

舊日食八分五十六秒

法

初虧未正三刻

正偏西北

何

能食共申正一刻

正北北

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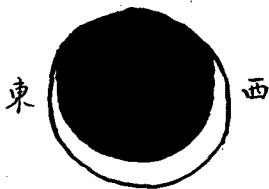
復圖酉初三刻

正偏東北

推

算日入地平地未復光三分七十二秒

食某日躔黃道丑宮斗宿二十二度一分四十秒



此圖甚在天正食甚北在食甚北東與天象有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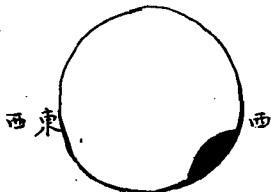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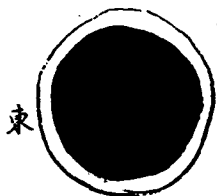
康 熙 三 年 十 二 月 戊

金 環 食  
四 面 露 光

初 虧

西 南 北

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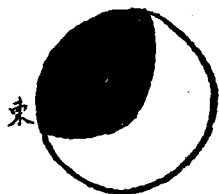
南  
此 金 環 食 兩  
家 之 推 算 俱  
與 天 象 不 合

南  
初 虧 方 位 湯  
若 望 與 何 推  
書 兩 家 之 推  
算 俱 與 天 象  
不 合

午朔日食天象之圖

日入地平  
未復光

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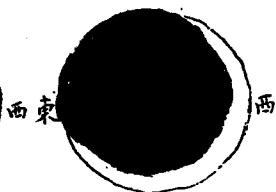


南

復圖在東北  
何雜書推算  
與天象合  
湯若望之推  
算與天象不  
合

食甚

東北北



南

食甚天象湯  
若望在南何  
雜書在北  
雜書推算有  
八分合天象  
若望推算全  
與天象顛倒



江南徽州府新安衛宮生編歛縣民臣楊光先謹

奏爲

天恩隆重臣分難勝仰願

皇仁憫臣聳老

准臣辭職在並効勞以報

皇恩以安愚分事本年二月內禮部爲請

旨事奉

旨吳周斌等三人准取來將楊光先應於欽天監以何品

用一併議奏欽此臣聞

命自天行流浹背卽具呈禮部未准代 題三月內禮部

題授臣欽天監右監副四月初四日吏部

題復初七日奉

旨依議欽此臣愈措躬無地隨繕疏疊投通政司不准封

進下情無路

上達只得具本叩

闡臣惟功名之途入咸爭趨祇有求而不得未有

出自特恩而反辭者更值

聖朝欣逢

睿主政臣子宣猷効命之秋何敢辭榮自矜高尚况監副  
係小京堂官非布衣一蹴之所可到但臣生性下劣  
有不可一日居官者臣自知之深不得不披瀝於

皇上之前臣稟不中和氣質麤暴毫無雍容敬謹之風純

是鹵莽滅裂之氣與人言事無論兵刑禮樂上下尊

卑必高聲怒目如鬪似爭臣父每戒臣曰汝此性像

若居官必致殺身雖日嚴督臣讀書終不能變化氣

質故不令臣赴舉臣試臣謹遵父命不敢襲先臣宗

伯楊寧巡撫軍功之世廕讓職臣弟所以懲儆倖守

父教也頃因邪教毀滅

地廢亂綱常更包藏禍心用滅蠻經之洪範五行暗害我  
國而又枉叅却臣立威以鉗制羣工之口遂敢大膽無  
忌造傳妖書謂東西萬國盡是邪教子孫明白示天  
下以叛逆之漸臣用是忿不顧身發其罪狀原不敢

望有生賴

皇上聖明認道之真信道之篤

殺然不惑將五六十年之大姦伏莽一旦剷除斯

皇上扶持道統培養

國祚之天烈鴻休永垂於千秋萬世而臣一生讀書銜道  
之志亦藉信於下矣若一受職則臣伐叛討效之舉  
非為銜道銜

國而作是為功名富貴而作也錫之鞶帶終朝三褫聖  
有明戒臣何人斯而敢不畏聖人之言耶且臣年六  
十有九雙耳聾踵蹇之日為光幾何人當懸車

反釋褐是真知進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喪之小人  
皇上何所取若人而任之哉况數月對審心血已枯精神  
恍惚時作眩暈者不揣分貪戀功名日趨感事愈加

衰憊脫有錯誤死不償責縱

皇上不殺臣天下人能不笑罵臣哉此臣所以不敢受職  
之實心也伏乞

收回成命

准臣辭職容臣以布衣在監聽

皇上差遣臣矢竭平生之學術以報

皇上之特惠惟

皇上垂鑒焉臣曷勝隕越待

命之至字多逾格仰祈

金省爲此具本印

閣謹具奏

聞

康熙四年四月十四日印

聞十五日奉

旨差官將<sub>臣</sub>併本交與吏部議奏初一日吏部

題覆前事據楊光先印

聞疏內<sub>云</sub>查得康熙四年四月內<sub>臣</sub>部覆

禮部尚書祁等爲請

景一疏將楊光先補左監副等因具題奉有

議之旨。在案。今雖稱年六十有九耳。聾眩暈。心血已枯。精神恍惚等語。但先將楊光先補授右監副。具題已經奉

其叩

辭職緣由相應。不准。本月初四日奉

依議



江南徽州府歙縣民 臣楊光先謹

奏爲再懇

天恩允 臣辭職在監供事事 臣蒙

皇上以 臣爲知曆故授 臣欽天監右監副 臣於四月十四

日叩

閣辭職奉

旨吏部議奉五月初一日吏部

題覆不准 臣辭初四日奉

旨依議欽此 臣思官以欽天名必精於曆數曆理者方能

勝任而無失儒家但知曆之理而不知曆之數曆家  
但知曆之數而不知曆之理臣於去年在部對審之  
曆有揚光先止知曆理不知曆數之親筆口供在案  
可查又於去年十一月十三日部臣祁豫<sup>微</sup>白王熙將  
日食圖三張問臣孰得孰失臣曰攝光先未習交食  
之法實不知道寫有口供二臣見在可問此皆在未

奉

皇上議品文

旨及先之事非逆知

皇上授臣欽天監之官而先造此口供以爲今日辭官之

地也今以未學歷數瞽老眩暈之夫冒濫欽天監歷

數之職實不副名是爲騙官臣寧萬死不敢欺

君故於初四日聞不准辭之

今即於初十日以民服到監供事不敢報名謝

思不敢穿著項帶不敢到任支俸不敢隨班

朝參謹冒死再疏

上聞伏乞

皇上備念臣未習曆數

准臣以布衣在監學習待歷數精熟之日然後

授臣以官庶上不負

皇上之隆思下不負臣職之名實臣感

思無窮矣為此再疏叩

康熙四年五月十一日叩

聞登吏部議五月二十六日吏部復查得凡官無辭官布

衣供事之例本月二十八日奉

旨依議

欽天監供事布衣臣楊光先謹

奏為三懇

天恩事臣頃再疏辭職吏部

題覆從無布衣供事之例不准臣辭臣惟

皇上授臣欽天之官實

本朝從無之例誠干載曠過之

恩臣即項踵捐糜尚不能報何敢至再至三自干罪戾但

臣之辭職非故辭榮沽名實懼不能勝任按歷法俱

係幾百數十幾萬幾千百十分秒數目字樣習者記

性聰明原不甚難但臣精神耗鈍記性全消曆法起  
例止四十餘條臣自奉

命至今凡四閱月尚不能成誦而冒欽天之職寧不自慚

臣之所以冒死必辭者龍身老昏憤怨負

皇上拔臣之心臣之所以願以布衣在監供事者

天恩未報欲竭駑駘之力以報

皇上贖世之恩也臣願報

恩之心匪獨止臣一身臣欲習學精熟俾子傳孫孫傳曾

孫世世子孫得爲

皇上之犬馬臣此臣報

皇上無窮無盡之心豈忍恣然辭職不以布衣供事而負  
皇上之恩於不報耶銓臣執無例二字臣以為布衣不由

薦擢

特旨拔授監員斯

皇上之恩例也若

允臣所請亦

皇上之恩例也例總出於

皇上授免無非

天恩如明太祖初取江南即聘鎮江布衣陳遇授以編修  
遇辭不受以平巾供事終其身至今人稱明祖之聖  
臣才遠不及陳遇而

皇上之聖神實過明祖此臣所以哀籲

皇上之前也臣非敢執此爲例但就銓臣無例之言則布  
衣供事前已有行之者矣總之臣之職出自

皇上之特旨銓臣斷不敢覆准臣辭伏乞

皇上俯念臣老不勝任仍

頒特旨准臣以布衣在監供事使臣他日不以歷數得罪



則

皇上保全微臣性命之

恩與

天地並矣為此具疏叩

聞謹具奏

聞

康熙四年六月十三日具疏叩

閏十四日早奉

上差奴

諭旨清朝從無布衣供事衙門之例官不唯辭原本發還

江南徽州府歙縣民

臣楊光先謹

奏爲臣有去不敢受職之畏，二不敢受職之差，謹將實

情分具八本冒死披陳仰祈

睿鑒事。本月十三日臣具第三疏叩

閣請比編修陳遇以平巾供事明太祖之例蒙

皇上差奴

諭旨清朝無布衣供事之例，官不准辭將原本送臣欽此

臣蒙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不以臣屢辭

震怒且臣於法臣卽有胸無心敢忘捐糜圖報但察之人

情事勢有所大畏而不得不辭者臣若不以布衣在

監供事是以臣而抗

君臣應萬死臣自五月初十日列監供事見人情行事無

一不伏殺臣之機臣安得不畏臣素以理學自信豈

畏一死所畏者被人排陷死敗名爾臣今以辭職干

皇上之怒賜臣以死臣雖死無罪天下後世必有恤臣有

明人倫尊聖學闢邪教之功臣死猶生臣苟不能逆

睹禍機之來貪戀一時之榮名坐入陷穽之中不但

皇上他日不能原臣臣卽渾身是口有所不能分辯是

以見利忘害有罪而死天下後世誰復憐臣而肯爲

臣暴白此臣之所以大畏冒死辭職

奏明於生前以求明白於死後也謹將可畏事情分具

八本叩

閣謹具奏

閣

康熙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具本叩

閣二十七日奉

旨楊光先所奏各本內事情著吏禮二部會同一併察質  
取口供具奏各本俱無小日八本無貳黃着飭行

第一不敢受職之畏疏臣所告邪教是爲往古來今  
明人倫爲

朝廷百姓陰隱禍非有私怨而與之訟也彼乃思圖報復  
大張機穽息造流言臣寧不畏臣於本年正月十五

日奉

旨臣至內院同滿漢院臣滿漢禮臣選

皇上大婚吉期臣恭選得本年八月二十八日辰時吉歷

已交寒露節

醫與由

大清門進此臣之所擇也忽於二十日福地關傳謂臣言

三年內無婚嫁吉期長安中無不人人且笑且罵致

皇臣李秀念恨之極極不富有無遠誤形之章疏若非

皇上明察故亮

嚴旨為臣剖分別臣之寃千古莫白而地日滅臣旗之慘

早伏於阻

皇上三年大婚之一語此言不但殺臣且誣李秀幾累臣

之顯禍得李秀而始免此謀不出自邪黨流言何從  
而生其計今雖不行不能保其日後之無暗算機深  
巨測禍隱難防此臣之所以深畏而不敢受職者一  
也伏乞

皇上鑒察奉

旨已有旨了

第二不敢受職之畏疏助教臣許之漸序邪教故言  
謂二凡同知君臣父子即儒者不能無弊誠名教中  
之大罪人其何



皇上寬恩僅視其職宜亟歸里閉門思過尚難免萬世唾  
罵乃敢潛住 京師日與湯若望及各省解來之西  
洋人朝夕往來謀薦復官聲言起官之後誓必殺 臣  
夙聞雖不足信但查革職漢官引嫌畏譏從無久住  
京師之例今敢留 京無忌其中必有深謀耶教金多  
厚居思報 臣之智力有限安能察其隱微日憂中傷  
夜慮刺客此 臣之所以深畏而不敢受職者二也伏  
乞

皇上鑒察奉

旨已有旨了

第三不敢受職之畏疏

皇上殺欽天監五官及流徙已死劉賈二人之家屬而不  
赦者以其用洪範五行而貽害

國家也率土之臣見洪範五行即宜力加排斥檢盡臣

子之心未有既知五官為洪範五行而殺而反欲用

洪範五行者蓋其心有所為爾臣未到監之先豈擇

官將各家通書東三滿監臣言各家通書俱有洪範

五行不宜偏廢等語滿監臣屢以其非及臣到監之

後部別行監覈蓋格格差期選擇官呈稱宜將洪範  
五行參用更爲合理滿監臣塗抹其呈至再而後止  
可謂只知有邪教而不知有

朝廷之決度矣夫既對臣以洪範五行爲是則是明臣  
之距洪範五行爲非彼不但力斥臣且敢力抗

皇上苦心不過受邪教之主使以臣不用洪範五行爲非  
竟不思

皇上不赦列有春諸人之爲是也監員之立心行事如此

臣按敢與之同衙門共事

皇上哉此臣之所以深畏而不敢受職者三也伏乞

皇上鑒察奉

旨已有旨了

第四不敢受職又長疏本年五月二十九日臣隨滿

漢訪監臣上觀象臺考驗儀器見湯若望之西洋日

星斜安八分臣即言曰去年十二月初一日日食用

此斜星以測時刻歷科博士何維書馬惟龍安得不

輸者天文科博士李光宏應曰去年日食不在西洋日

星上測臣問在何處測答曰是在簡儀上測臣指簡

儀問光宏曰簡儀是子在北午在南乃夜用之以測  
星者豈可用以測日之時刻光宏答曰二百年來俱  
是如此測臣曰二百年來既用簡儀上測星之赤道  
何故於簡儀下之平盤又立一子南午北之曰晷諸  
臣看者曰此是測時刻之曰晷臣曰放着子南午北之  
日晷不用豈有以簡儀夜測星之赤道而測日時刻  
之理二百年來之臺官其不通不至此也光宏猶曰  
此是衝沖測法臣曰依你說夜時刻可倒沖日時刻  
獨不思小寒節太陽在赤道外二十一度不曾暖人

赤道如何十二月之太陽照得上此

話只好替湯若望欺

欽差院部大臣如何欺得我你不是欺

欺差你是欺

皇上我明日奏過

朝廷請官與你測驗便見是誰是誰非光宗語塞始曰要求

指教復與簡儀平水槽槽中注水見簡儀斜側五分夫

儀既不正即測天度星辰晷皆不準何況用之以測

太陽如此情形率與邪教朋比為姦以欺天下臣安

能與之同衙門共事

皇上哉此臣之所以深畏而不敢受職者四也伏乞  
皇上鑒察奉

旨已有旨了

第五不受職之畏疏臣性

皇上聖明頒行

大清一代之曆革除和教新法復用堯舜舊法不但山陬  
海澨之民咸慶復是天日即聲教所迄之國莫不欣

露

聖化爲義和天曆官者宜何如歡躍何如鼓舞各展施抱負

以報

皇上復用其家學大思乃今首鼠兩端心懷疑貳見西洋  
人公然馳騁長安道中揚揚得意相傳湯若望不久  
復官不敢出其所長以得罪於若望故全會交食工  
政四條之法者託言廢業已久一時溫習不起止會  
一事者又以不全會爲辭目今考補春夏中杖卷五  
曆官而曆科所送之題目不以交食大題具呈止送  
小題求試意在暫圖陞擢他日好以不全會推諉無



非欲將舊法故行錯謬以爲新法留一恢復之地是  
人祇知若望之威之可懼而不知

皇上之命之當遵也人心如此臣寧不畏此臣之所以深  
長而不敢受職者五也伏乞

皇上鑒察奉

旨已有旨了

第六不敢受職之畏疏

皇上因星變地震

大赦天下非爲湯若望一人而赦也今民間訛傳稱若望

是真聖人其教是真天主故於若望將刑之時天特為之星變地特為之震動

朝廷遂不敢殺乃全而生之仍令其生天主之堂可見真聖人真聖教之不可滅有如此斯言也豈天下

國家之福哉

皇上之赦天下不知生全幾萬千人而人獨於若望之一身貪天功為己力人心至此可不大憂小民不知大義易為邪言煽惑此言一行即傳天下將見天下之人民盡化為邪教之羽翼是臣以攻異端之法語反

為邪教增重其聲價臣之罪不可解矣向盤踞

京師者止若望四人今則羣聚數十向尚不知避忌今  
知秘其機緘金多可役鬼神漢人甘為線索往來海  
上暗通消息若無有以關防之寶為養虎自遺其患  
從來天下之禍常伏於其所忽初以其梗蒂之小也  
不甚留意隄防及至毛羽既豐一旦變作不可撲滅  
雖悔何追自古至今每每如斯况其教以謀奪人之  
國為主查其實蹟非止一端其謀奪本國也有耶蘇  
正法之書像可考其謀奪日本國也有船商之口可

憑其已奪呂宋國也有故明的禮部臣沈確之叅疏  
可掇如此狼子野心之凶人又有火器刀甲之銛猛  
突可與之同中國哉臣不但爲身懼爲族懼且爲天  
下懼爲

朝廷懼矣此臣之所以深畏而不敢受職者六也伏乞

皇上鑒察奉

旨已有旨彩

第七不敢受職之差疏臣聞有真過人之學問然後  
可以爲人之師表無其學而充其位人雖壓於勢而

不肯心悅誠服必有覆餗之患臣無算曆之能而儼然居於能算曆之官之上對之能不自慚或有錯誤臣無術以正之何以謝欽若之責此臣之所以甚羞而不敢受職者一也伏乞

皇上鑒察奉

旨已有旨了

第八不敢受職之差疏臣惟曾以正論規諫人者不敢自蹈其轍明末武舉陳啟新負斧鑕上五千言授以吏科給事中臣曾規正之日人之情不做官則敢

不得矣

作敢爲一做官便時前顧後料料長若不受職辦著一

張鋒快嘴說些民間利病的公道話替朝廷治得天

下敢得蒼生自然名傳後世科長如今做了官不見

有所建明只學得保中紗帽恐後來死得不好臣著

正陽忠告一書譏之啟新後果被糾參提問自投黃

河而死舉世皆笑啟新之愚而稱臣言之是今臣以

不能算歷之夫而濫受

皇上欽天之職將來必有如揚光先之人來笑當年規正

陳啟新之揚光先矣臣雖覩顏倫生世上死之日將

何面目見陳啟新於地下哉此臣之所以甚羞而不  
敢受職者二也臣有二甚可羞六深可畏安敢輕易  
受

皇上之官而不冒死以必辭耶此臣之所以不避

斧鉞而叩

闕之無已也伏乞

皇上鑒察奉

旨已有旨了

欽天監供事 臣楊光先謹

奏爲

天思愈重 臣懼愈深懇

鑒微忱收回

成命事本年七月二十七日吏禮二部取臣等供回

奏八月初五日奉

旨欽天監事務精微緊要旣稱於三月初二日地震之間  
簡儀微陷閃裂彼時何不卽行具呈經楊光先看見  
說出始於六月十八日具呈請修據此是事俱草率



因循張其淳著降楊光先著爲監正張其淳著爲  
監副李光顯著爲右監副欽此竊照臣屢疏請賒

宸聽不以臣爲煩擾置臣於法反加臣爲監正臣感

皇上如天之思至於如此之極而不覺繼之以泣也但臣

自揣分量實不敢一刻自安臣聞人臣事

君進退以禮辭受以義祇有辭尊居卑未有辭卑居尊者

臣蒙

皇上授臣右監副臣以學術未精不能勝任凡四叩

聞疏辭茲

授臣以監正臣即拜

命則臣前日之辭是辭監副之卑而今日之受是受監正之尊矣於卑則辭而於尊則受是臣止知躁進而不知事

君進退之禮辭受之義安望其能盡臣職哉况看出簡儀即此以觀當時之概傾側者乃滿監臣而責令其具呈請修者亦滿監臣也臣不過於辭疏中舉監員稽怠之習以

入告

皇上以臣為能而加臣為監正是臣掠滿監臣之美以得

監正臣能不自愧哉臣又聞驟富貴者不祥臣以無位布衣一旦得六品之官已犯驟貴之戒尚未謝

恩到任又擢為五品視篆京堂於驟之中而又加驟焉天災人禍將必隨之臣以天道人事之理指人而不自知吉凶之趨避是惜於天道人事之理矣以惜於天運人事之理之夫豈可以為欽天監之監正哉此臣之所以深懼而必辭也臣又考之史冊上有

大聖人之君下然後有不受職之臣故上有堯舜下有巢由上有漢高光武下有四皓嚴光上有宋祖明祖下

有陳搏陳遇是皆遭際聖君故得遂其高尚臣固不敢迨踪前哲實以堯舜高光宋明二祖仰聖

皇上倘蒙

皇上允臣所請俾千秋萬歲後之人頌

皇上容一明人倫尊聖學闢邪教之揚光先而不強之以

職則

皇上聖神之名駕越於堯舜高光宋明二祖之上矣伏乞  
收回成命准臣以布衣在監供事成臣無掠美之愧而更

鮮驪貴不祥之懼與字多逾格仰祈

鑒宥爲此昧死叩

聞

康熙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奉

差蠲吏吏部議本年九月十三日

吏部議得

已經奉

旨楊光先着爲監正其辭職緣由相應不准十四日奉  
旨楊光先因知天文衙門一切事務授爲監正着即受  
職辦事不得瀆辭

向聞吾友戴東原說歐之巴人以重價購此書即焚  
燬之欲滅其迹也今始於吳門黃氏學耕堂見之楊  
君於步算非專家又無有力助之者故終為彼所缺  
然其說耶蘇異教禁人傳習不可謂無功於名教者  
矣己未十月十九日竹汀居士錢大昕題時年七十  
有二

初書估攜此冊求售余竒其名故以白金一錠購之  
後李尚文謂余曰錢竹汀先生嘗以未見此書為言  
則此誠罕觀之本矣因付裝潢求竹汀一言前所跋

者是也。至於步算非專家，余屬尚之，詳論其所以適  
尚之應。阮芸臺中丞聘臨行，棟還未及辦，此當俟諸  
吳曰爾。

己未冬十一月既望，書於聯吟西館，黃丕烈。